

# 地獄猿



李紅蒲著



地

獄



紅  
蒲  
著

# 不朽

萬里長城也有個傾倒，

金字塔終將有個坍塌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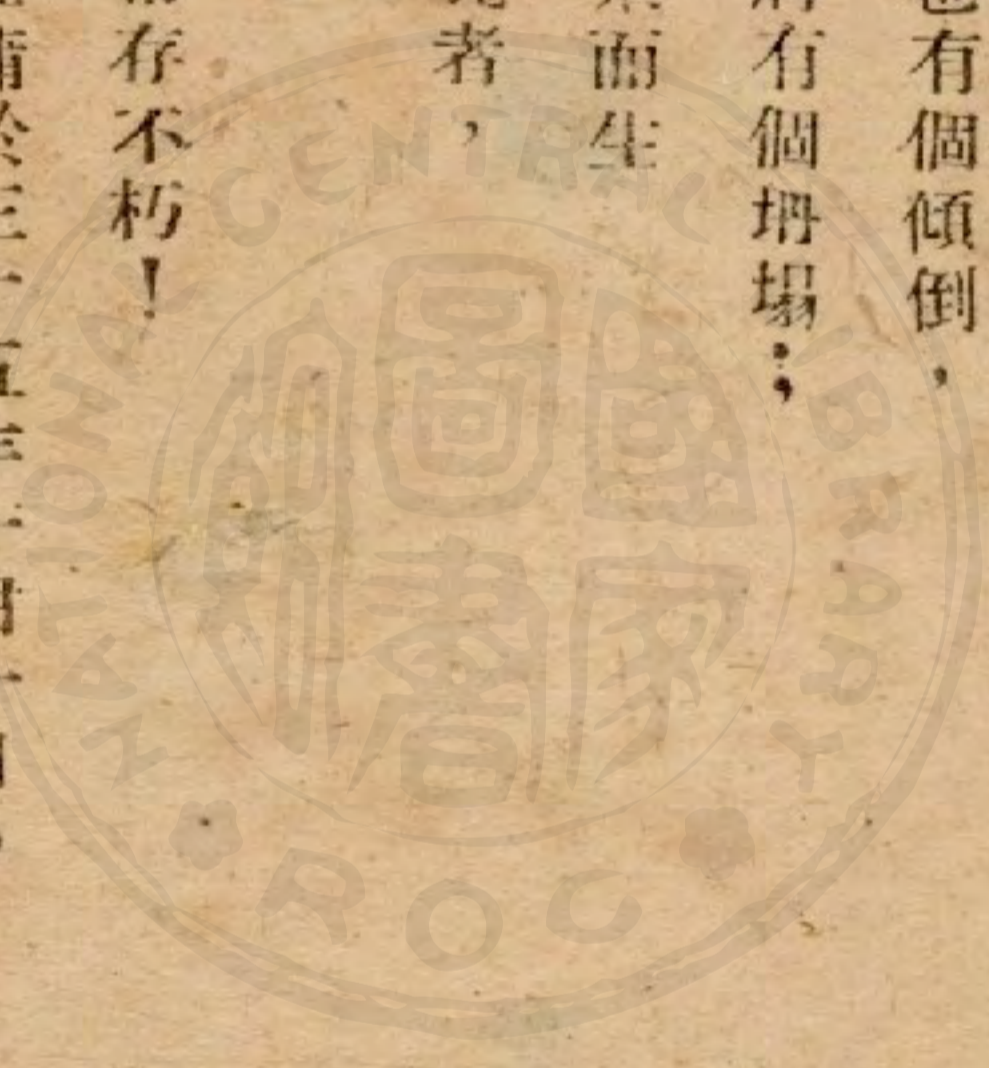
惟有爲大衆而生

爲大衆而死者，

他的名

却與天地常存不朽！

紅蒲於三十五年十月十日。



『地獄』序言

「地獄」是我的獄中記。

我原計劃把這本書題名為「我的獄中記」，可是我回憶起獄中陰慘的情調，不是人間的，是鬼域的，所以題名曰「地獄」。這樣，我總以為是多引申了我一點意識，而且又不算離題太遠。

二年的獄中生活經驗，我嘗試了奴隸滋味的悲哀，我領略了侵略者壓迫的痛苦。我深深的了解「九一八」了……！

這本書是要陳述殘暴者的罪案的。

我們是有思想有理性的高等動物，我們參考着這些罪案思量思量，我們應該馬上恢復我們所具有的靈性，普遍的覺悟，廣泛的團結，共同建樹今後人類和平的基礎，估定未來存活於世的價值。



我們要了解：自由，幸福，安寧，快樂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是大衆的力量爭取來的。我們要奮鬥，我們不作任何法西斯性質的順民！

三四年八月二八日。

宏普 識於長春。



目次

『地獄』序言

紅樓之部

檢舉的始末

附致日本內閣近衛書

獻妻語

特務

鐵窗瑣記

獄中感懷

黃逃獄的原委

地獄

目次



.....一

.....二七

.....三一

.....三三

.....三四

.....三六

.....三七

# 黃樓之部

轉監

犯人與看守

犯人的刑法

犯人的飲食

犯人的疾病

監房裏的虱子

監獄苦樂辯

黃樓日記

# 縲紲之書

致妻書

覆函

# 初版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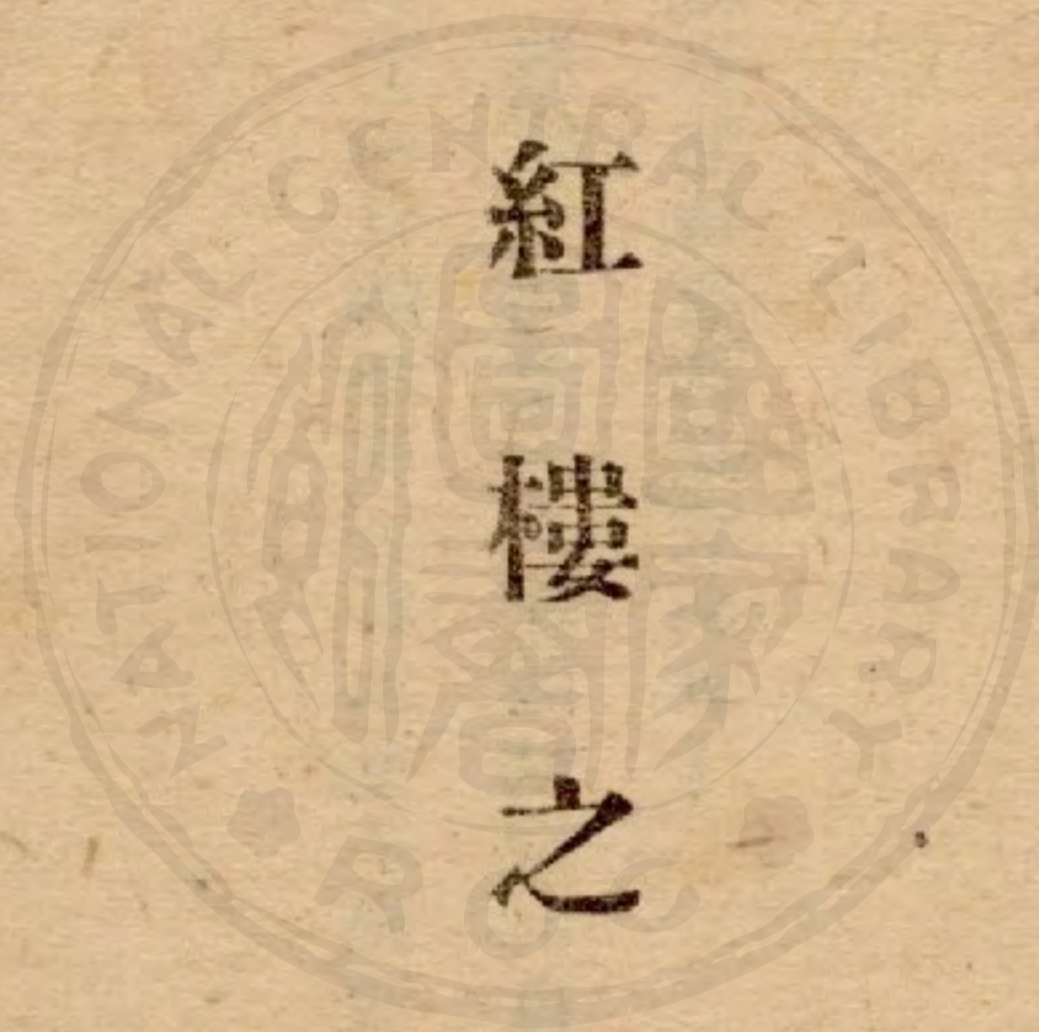
# 再版後記

轉監	一
犯人與看守	二
犯人的刑法	三
犯人的飲食	六
犯人的疾病	八
監房裏的虱子	九
監獄苦樂辯	一〇
黃樓日記	一二
縲紲之書	
致妻書	一
覆函	一〇
初版後記	
再版後記	



紅樓之

部



三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的深夜，日本鬼子把我幽囚在一座陰森的墳墓裏；但我有一個統一的意志；我開始檢討自己的錯誤，培植自己的靈魂，預備將來能夠復活站立起來！

# 地獄

## 檢舉的始末

### 檢舉的原因

過去，我好紙上談兵，季風（註一）是偽大同報社的編輯。因此，漸漸和他相契。

偽國警方判明季風是個不逞之徒，我和不逞之徒相契，於是我便被列爲不逞的一黨了。

不逞之徒，是要一網打盡的；秘密的監視我行動的踪跡，和檢查我作品的傾向，竟有二年之久。

這些，都是偽國掃蕩不逞之徒的事先準備工作。

季風正和人們所傳聞的一樣，像一棵火箭，連着跑了兩次，均告成功。他雖然會跑，但他不懂得怎樣打官司，這一點惟有季風個人知道，我想像審訊他時，他一定忘記了說他應該說的話，否則，像我和他的關係滿可以高枕無憂。

日本人倒不是屬靈的動物，差不多都是呆蟲，所以季風很小覷他們；因此，季風對他們的敵對行爲，盡可以敲起鑼來……。

季風向特高方面給我吹了什麼法螺，我不知道，可是特高方面很重視我，時時刻刻的在調查我，培植我，以期獲得大批的檢舉。

後來，身邊的空氣比較緊張起來，而且也感覺有點威脅，我知道快要宰割羅佈我了！

潛逃沒法潛逃，因為周圍的網羅非常嚴密，我覺得有尾隨我的人及種種的埋伏。只好聽其自然，靜觀所以。

## 檢舉的經過

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的早晨，爲實現預計擦地板的工作，我起得很早很早的。地板擦畢，心情似乎分外的舒暢。這是勞動後的恩浴，我更深一層體味到勞動的滋味了。

擦地板的工作，是妻經常作的，今天我偶一爲之，所以妻子很推獎我的工作成績，並向我戲謔的說：「略備美饌，以資鼓勵！」自然言外之意，也有希望我多擦兩次地板的含義。

太陽的光，彷彿伸着溫暖的手，撫摸着室內的各個部分。陽光是偉大的，我很適意這個充斥着陽光居室。此時，妻子在外屋做着早膳，我讀着報紙上的消息，兩個大一些的孩子已活躍起來，開始了他們淘氣的日課，最小的孩子仍在酣睡中。

未幾，妻子端進一大盤鷄子和麩粉作成的軟餅，還有一盤子白菜炒肉，我對照着地剛才的戲謔說：「真是美饌，你果然言必行，行必果！」

她笑了笑，剛走出去立刻又走回來，顏色陡變，想說話還沒等開口，就邁進兩個不速之客來。我知道這事體不妙，可是我毫不驚恐，因為淪陷區域裡的生命死亡，如同螞蟻死亡一樣。

近兩三年來，不曉得什麼原故，朋友們曾經暗示我危險，妻也積錢預備將來意外的需用，還和我講述「鐵窗紅淚」的電影片子……。

進來的人是日系特高小西，和滿系特高張德。他們問明是我，接着扯了幾句沒天沒地的大謔！當時我腦海裡起一個感覺，這感覺以前我是常浮起的，不過現在更確切更現實了些：「亡國奴，沒有幸福，安寧，快樂與自由。人生缺乏幸福，安寧，快樂與自由，又成何人生？」立刻我的心燃燒着許多反抗的火焰，我不但不懼怕，反益加激昂了起來。

激昂很容易引起感情上的用事，我不禁是用日語說了一句激憤的話：「人生是一種遊戲！」日系特高臉上的表情顯示着不大滿意這句話，但沒有說什麼。略呆一會，從兜裡摸出一串鑰匙來，開開抽屜，檢查裡面的東西。

約摸十點左右，我們三個人分扛着書籍，其中也有舊報紙，未發表的文字和來往的私書函等類的東西。

臨走的時候，妻努力忍耐着悲傷，但眼角裏已經藏着淚珠。

我告訴她放心，好好的養護孩子們。妻點了點頭，未說出話來，她的內心裏彷彿已經負了嚴重的創傷。

我們由室內走到院心，我的小孩子迎着問我：「爸！你們往那裏去？若上吉林給我買一個小飛機回來，想着。」

天真的兒語，使我非常酸楚，我和孩子說：「好吧！等着吧！聽你媽的話。」孩子無邪的應了一聲，還向我擺一擺手。

我們到扶餘汽車站上了汽車，就往三岔河方面出發了。

天氣很冷了，大地上滿鋪着深厚的雪。映對着潔白的雪，我感覺到身邊的那兩個鬼物有說不上來的污濁！

車沒有汽油，燒木頭棒子，走的很慢，怪使人煩膩的。

車慢慢的走着，但我的腦袋却陷入忙碌的亂想着裏：「亡國奴是最悲哀的不幸，無論是生命，財產，妻子，兒女，生殺予奪，莫不隨其所欲的，今番檢舉更証實了我過去的想像，加倍了我身受的痛苦和耻辱！」

車到三岔河太陽老早落了，因等哈爾濱開來的快車，所以當我抵達偽新京首都警察廳時，已經將近夜裏十二點了。

把我押在思想室內。那是偽首警察廳特高專辦主要思想犯和政治犯的地方。

是夜雖然很疲倦，但閉不上眼睛，精神從悲憤中又轉入了興奮，一種錯亂的興奮，使我一刻也不得安靜。單人的小黑屋子，前面豎着幾根鐵柱子，象徵着犯人的厄運。我了解這不是普通的試探，是需要惡戰苦鬪的！

第二天下午開始過堂，拿捕我的小西特高審問我，他是一個極有權威的審問者，他辦特務的案子已有七八年的經驗，同時他的腦袋也很够用。

頭一次過堂他就審問了我五個鐘頭，審問的手段，自始至終完全是：「詐，嚇，罵，打！」但他的詐嚇罵打與衆不同，是相當技巧的，值得叫人驚訝！

審問一開始，他的態度很和藹，用語也和平，首先發表了一段談話，也可以說是開審的致詞，大體

意思是這樣：「你反滿抗日的事情，這方面在數年前，曾動員了各地的警友調查你。你的行跡我們非常的詳細，因為你的行爲，是一種英雄的活動，我們很欽佩；不過滿洲國內除了協和會獨存之外，不準任何政黨存在，就是日本的政黨也不行，你的犯罪不輕，但是我們想法顧慮你，因為你的家族很多，滿洲國是實行王道的，將來審問終了送到檢察廳，我們可能必要給你求刑。同時家族方面也不要掛念，這方面一定負責的加以援助，一切安心。普通審問一個人，需要半年或半年以上那樣程度的時間，但你的家庭情況是非常可憐的，所以我們對於你的案件一定速決，你要開誠佈公的說，那樣審問要快一些。並且我告訴你，假如你犯罪二年，審問半年，實際就是二年半，犯罪二年，審問二年，一共就是四年，因為在留置場（看守所）拘留的時日不能算入法官判罪的時日之內，留置場的官司是黑官司，有很多的人他們到這方面不肯說什麼，結果他們的黑官司倒比他們實在的罪，往往多蹲一兩年的都有，我們希望你爲了自己的前途着想，爲了自己的家庭着想，都應該據實快說，早點結束才好，想一想對不對？據實說吧。」

他發表完了談話，便開始審問。

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——第一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你在滿洲國境內竟作什麼活動了？」

答：「什麼活動也沒有作。」

「什麼活動也沒有，笑話！能瞞的過滿洲國警察官吏的眼睛去嗎？你的行爲早調查清楚了，大革命家的態度是明朗化的，承認了也不算什麼，第一次失敗，謀第二次的成功，第二次失敗，謀第三次

的成功，失敗是成功之母呀！快說實話，所謂好漢作事好漢當。」

「快說什麼，既是調查清楚，還叫我說什麼？你可以寫吧。五年六年十年二十年的罪，我都可以簽字承認的，就是死刑也沒有什麼。」

「你太不誠實，不說實話，也不打你，五個月審問你一回。」

「那沒有辦法，你叫我承認什麼？什麼也沒有作，承認也不是事實，隨便瞎說可以嗎？」

「你太狡猾，二年也審問不完哪。」

「我什麼也沒有作，我能說我作了什麼呢？但是你願意叫我承認什麼，我就承認什麼，你願意聽什麼，我就說什麼不可以嗎？」

「你沒有一點悔改的意思，我們捕進和你有關係的人很多，你不說旁人也會說的，旁人一定會証實你的人格的醜陋，你想想人多的官司頂不好打，撒一點謊也對不上口供，你們彼此的話說不一樣，不但身體吃苦，同時也永遠審問不完。」

「我知道這官司一時半時也完不了的。」

最後他失望而又示威的說：「今天的審問算完，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別光撒謊。」

十月十八日——第二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想的怎樣？預備好了沒有？」

答：「不用想，也不用預備。問什麼說什麼，有什麼說什麼。」

「你由何時已萌芽反滿抗日的動機？並且爲什麼反滿抗日？」



「反滿抗日的動機，從何時萌芽我說不上來，不過我身爲中國人，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二年，受的中國教育，愛中國和對日本「思想不良」，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也是正常的行爲，日本人不是愛日本嗎？這是可以諒解的。」

「可以諒解？你知道反滿抗日的罪過嗎？」

「我不管罪過不罪過，我相信諒解不是沒有理由的。」

「我們也願意諒解你，可以諒解的理由是什麼？你說一說。」

「協和服我也穿過，詔書我也念過，這不是很充分的被諒解的理由嗎？」  
他抑止不住的笑了，對這話好像還有所思似的，歪了一下頭，一會又問。

「你有神經病沒有？這是打官司來了，不是逗笑話來了。」

「我沒有神經病，我說的是最真實的話。你們的涵養要大一點，不要管理人們反滿抗日的思想，制裁反滿抗日的行動吧。再說三十歲以上的人是沒有法改造的，因爲中國與他們的關係太深了。」

「你對於滿洲國的看法怎樣？」

「這也不是個人的對滿洲國的見解，這是一般知識界共同的見解，而是我贊同的。滿洲國若拿歷史來說，誰都知道滿洲國是中國的；若拿詔書上「日滿斷弗分携」這句話去推究，沒有日本滿洲國是不能獨存的，那麼滿洲國實際是日本的；不過滿洲這地方建立了一個國家，也是由於過去中國內政不良，軍閥專橫的原故。此外，自然還有許多旁的原因。」

「把許多旁的原因，詳細的說一說。」

「所謂許多旁的原因，也就是我們自己的劣點。不過這種劣點，因為受了內憂外患的刺激，也許好的多了。若檢查我們民族的血液，我想頂少也含有這幾種毒質：

- 一、家族觀念太深，群的觀念太淺。
- 二、自私自利，不肯捨己奉公。
- 三、勇於私鬥，怯於公戰。
- 四、沒有團結力，如一盤散沙。
- 五、保守性大，進取性小。
- 六、缺乏公德心，不守秩序。
- 七、迷信，懦弱等等。

「日本在滿的優劣點是什麼？」

「我以為優點，是：產業開發，都市建設，戶籍清查，鐵道敷設，小豐滿水電等作業……。」

「劣點呢？」

「劣點：待遇不平，配給不公，尤其是日本的政策，弄的全滿人心恐怖與不安。」

十一月五日——第三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今天小西特高的臉色，冷森得非常的難看，因為他從我同犯那嗚（註二）知己那方面，詐來許多我對偽國的惡評，看他很有氣的樣子，「恐怕要動武吧？」我這麼想。我知道我的談話方略應該留神些。

他很激烈的問我，聲音中顯出呼吸都不均勻：「你對滿洲國竟有什麼樣的批評？」我答：「沒有什麼批評，也許有一些道聽途說的隨意云云，不過隨說隨就忘了。」

「鄒很誠實，你不是好人。壞人打官司沒有便宜，想一想。」

「鄒很誠實，他一點謊也不會撒，他說什麼我就是什麼，他說我批評滿洲國什麼就是什麼，他說的話我都承認的。」

「你無論怎樣狡猾也不行，鄒說你說滿洲國是日本的膠皮孩子，你說了沒說？」

「若是鄒說的我就承認。」

「你污辱滿洲國的勳章，你說滿洲國的勳章是狗牌子，是你說的不是？」

「我不是說了嗎？若是鄒說我說的，我完全承認。」

「你說警察廳是屠宰場嗎？」

「是，我都承認。」

「你說親日的結果，僅得一雙破木屐，親英美的結果，僅得一雙破皮鞋頭嗎？」

「說過是說過的，但這不是我的杜撰，這是一般人的風評，也很可以代表一般的民意。」

「你說日本軍和德國軍是極野蠻的匪團嗎？」

「鄒說我殺了八個日本人我都承認的。」

關於以上的問答，他用紅色墨水寫完，接着他用詐術，問奉天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標語的事。他想像我可知道，因為那時候我在錦州教育界，錦州距離奉天不遠，這麼想像不是沒有理由。

的；其實這件事我知道是季風他們一群幹出來的，季風把這件事和叩鳴說了，叩鳴一聽反滿抗日的事情，就加以援助的，爲這件事叩鳴還掏了腰包。小西特高說奉天貼標語的事情，鄒說我知道，他已經完全說了，還誇獎了鄒的人格，將來國家必重用他，不久就釋放。這話我很害怕，我覺得一切都有點糟，因爲鄒很年輕，極容易受了審問者的懷柔和欺詐。

小西特高再三的追問我貼標語的原委。我非常爲此而恐怖，但我是這麼回答他的：「貼標語的事，我一點也不知道，因爲我在錦州做事，貼標語可以在錦州貼，何必到奉天去冒險呢？鄒若說他知道，就問他好了，因爲他知道的事，也滿可以不必完全告訴我，個人都有個人的秘密，鄒知道的還是問鄒吧。」

大概有點偶發的事項，特高股長必須和小西討論什麼事，所以審問臨時停止，他告訴我回去好好的想想，否則下次取調灌我凉水。

回到號內，因有許多的顧慮，我的心臟有點跳動，但我知道這是無用的，我就偷着寫了一張重要的短簡，預備第二天有機會串供。

短簡的內容這樣寫的：

叩鳴知己：

我們逢着這個不凡的厄運，我們要用不凡的精神，排除它，抗拒它。

不必要的險惡試探，我們無須乎尋求它，可是險惡的試探不幸的來了，就應該逆來順受，奮鬥到底。同時我想一件危險的事，若能通過這個危險，而不被這個危險毀滅，有這個危險，還比沒有這個

危險好。

頭腦要鎮靜，研究研究什麼話應該說，什麼話不應該說。

話，該說不該說的也有一個很清楚的界限。他能知道的，能調查出來的，就該說；否則，就不該說。

打官司這種事情，有用的實話和有用的謊話都該說，並且都可以說的。

我真不理解，甚至於奇怪，在外面倒怪會撒謊的，跑到警察廳裏却說起實話來了。

兩個人的官司，固然比一個人的官司難打，可是兩個人的官司畢竟還不算十分複雜，因為兩個人是可以想像彼此要說什麼話的。比方我批評滿洲國的話，罵日本人的話，你若不說，我絕不會說的。

這次審問，使我特別恐懼，關於奉天貼標語的事，小西說你說了，再三的追問我貼標語的原委。因為小西說你說我知道，這話裏我感覺有詐。可是我已經知道你說話沒準了，所以鬧的我摸不着大門。

審問時不能隨便亂說，談話要有知覺。

要測量審問者的心理活動，以適應談話的應付，不加選擇的談話，必產生危險的結果！

我們倆是一個事件，你說我什麼等於說你什麼一樣。

你的供詞，已够危險，當心吧！

努力克服一切！

你的知己紅蒲白。

這幾天我和徐永石看守聯絡得不錯，他很愛聽我的閒談，雖然這裏是絕對不許閒談的。

他已提我掃一次地，翌晨我要求他提我掃地運動運動，他又提出我來，可是他親自看着我掃，我苦於無法傳遞消息。湊巧極了，外面電話來了，他接電話去，我就迅速的把監房送飯的小門打開，把信投進去，並匆促的問明標語的事，他說他沒有說，他絕對不說的。

我仍舊回到原處掃地，胸口有點跳動，這是頂冒險的事，不過這是值得冒險的。鄰在六號監房我是清楚的，因為犯人的鞋都擺在監房門口着，我認識他的鞋，同時我在三號監房他也清楚的，他也認識我的鞋。

我放心多了。我盼望着事件沒有另外的演變。

十一月十六日——第四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實實的說一說標語的事。」

答：「我要求審問官還是爲什麼捕我來，再問我什麼。隨便想像我作了什麼，就問什麼，這樣極容易使一個犯人隱瞞他的罪過。因為犯人想像審問官憑想像問話，所以犯人也憑想像撒謊。這標語的事，敢斷定是審問官想像的。這樣，我什麼也可以說，我想像審問官不知道我作了什麼的。事實是否雖然有時可以根據想像來判斷，但審問完全根據想像，便不是妥善的方法。」

「你對審問方法還有見解嗎？」

「因爲過去幾次審問，使我感覺對於審問官所問的是否是事實，都應該承認，所以有點意見，也許這意見太理想了。不過我以爲像電影上那樣是對的，當一個犯人不承認自己的罪狀時，審問官就把犯人犯罪的時間，場所，以至於犯罪的動機，怎樣調查的經過講給犯人聽，使犯人無法抵賴。」

我一提電影，他就轉了問的話題。

問：「你嗜好電影嗎？中國的影片如何？」

答：「也可以說是嗜好吧，但過去中國的影片，差不多都是荒淫的，同時置重點於營利上，並不管對人羣的影響如何。」

「你對於中國出品的影片，覺得那幾部受感動？」

「我以爲可以看的電影只有幾部而已。像浪淘沙，漁光曲，大路等。」

「常看外國電影嗎？蘇聯的影片看過沒有？」

「外國影片是看過的，但蘇聯的沒有看過。」

「外國影片的觀後感如何？」

「沒有什麼特別的觀後感。看了美國片子，只是覺得美國片子作的合理，不容易找出毛病來；看了法國片子，我否認是好，但覺得使人愛看；看了日本的片子，大部是含着國策的風味；看了德國片子，就知道他們在誇耀着日耳曼民族的矜持，但也很雄渾。」

他又重問前面的問語。

「你以爲我們沒有調查你，隨便抓來的你嗎？」

「調查不調查我不知道，過去的審問，所問的，不是我所知道的，就是調查，我斷定也沒有徹底調查吧？」

「我們調查你很詳細，我們給你拿出關於調查你的証件之一來看看。」他說着拿出來一本用硬紙

訂的本子。一面遞給我看，一面自鳴得意的問我：「沒有調查你嗎？無論什麼都調查的清清楚楚。」

我翻了翻集子裏面，我知道那是我各處講演，他們暗地有人記錄下來的，那裏面還有我引率伯都訥劇團迴演的幾篇激烈一點的講話，他們也不辭勞苦的尾隨到各處記錄下來了。我內心又起了贊佩他們的感覺。但我回答說：「這有什麼用？裏面的講話都是於人們有益處的話。」

他說：「這有什麼用？用處大了。這是你思想上的重要參考的文獻。」

「我想沒有什麼，就是反滿抗日的話，也不能在大庭廣衆的地方吶喊。」

「從這裏面我們就可以了解你的『思想不良』，你講話的裏頭連一個『滿洲帝國』也找不出來，只是『我國』或『我們國』而已，將來這本講演就得叫你講解三個月，裏面的內容先不用談，只是你耻於提『滿洲帝國』四字，也足證明你的居心不良了。」

「我以爲『滿洲帝國』四字說與不說，不能代表我愛國與不愛國，更談不到居心良與不良。」

「我們在紅卍字會那方面也得着對於你的許多惡評，你是個無神主義者，你太不敬神了。你可以回去，給你幾個題目作一作，要寫心裏的話，不要造作編排。」

我點點頭，說：「好吧。」

他在紙上寫了幾個題目：

爲什麼反對紅卍字會？

對紅卍字會的扶乩有何感想？

一般人對紅卍字會的印象怎樣？



紅卍字會對於社會國家怎樣？

爲什麼反對神？

回到號內我就想起紅卍字會的種種。在卍字會我是作過兩年事的，卍字會敗類的事，從我的印象中完全跳躍出來。過去我參加過卍字會的合靈聚餐。有一次賓宴樓大聚餐，他們把長春頭道溝窰子裏著名的妓女都叫來了，每人摟着一個，談說老祖加靈弟子們的消息。張海鵬原本是一條草寇，可是我奇怪不知爲什麼他竟作了中國領兵的大軍官？九一八事變，他還和我們的民族英雄馬占山將軍打了一仗，又成爲滿洲建國的功勳者。有錢有勢，倒够資格到卍字會沽名釣譽了。卍字會的人給他拍馬屁還有情有原。卍字會的神好像也接受了賄賂，扶乩老祖說他是張飛脫生來的。張飛是什麼天星，天星殺人是不開眼的，殺人越多，越證明是天星無疑了。卍字會有不少的會長都是抽阿片烟和好玩女人的，於是他們雖憧憬着天堂，但天堂沒有烟館，也沒有妓館，他們去是不方便的。卍字會不但無聊，簡直是滑稽。日本是敬神的國家，頂少對神也能够裝像，卍字會和神是有連帶關係的，反對卍字會就是抵觸日本的惟神思想。可是我若說不反對神也是不行的，因爲這方面把我寫的一本話因扶乩說起的小書拿來，那裏面完全是批評卍字會種種敗類的事。我想了又想，才逐一的筆答出來：

爲什麼反對紅卍字會？

無所謂反對不反對，但只少我是不太恭維的。因爲他們站在人道主義的背後，一面作着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：抽大煙，嫖窰子，娶姨太太，賭博，酗酒；一面却又誤解他們自己過於簡略的慈行：佈施一點香資，可憐窮人一頓粥吃，或給窮人一件衣服穿，便以爲是無限的大德，德能感天，他們可以

上天堂了。於是他們的精神也安慰了。我不相信這樣作人是對的，然而卍字會是鼓勵你這麼作人的，這是我不太歡喜紅卍字會的地方。

對紅卍字會的扶乩，有何感想？

我以爲這是一種滑稽的醜劇，這是文人墨客的一種遊戲。至於把乩文乩語看得神聖的，惟有利用它詐財的或迷信它賜福的人才那樣看。我們以爲這是一種邪事，是一種不大需要存在於社會的毒害。

一般人對紅卍字會的印象怎樣？

紅卍字會並不太符衆望，各地有一種流言說紅卍字會是個「俱樂部」。

紅卍字會對於社會國家的影響怎樣？

紅卍字會無論是道是慈，我認爲都不健全，當然不會產生出健全的影響來，紅卍字會對於社會國家好的影響絕不如壞的影響多。

爲什麼反對神？

我不相信卍字會有神，對於紅卍字會之所謂神，我寧願敬而遠之。

我知道這個答案，特高小西會確定我的「思想不良」。不過我所以如此坦白的寫出來，叫他信任我談話忠實，同時我對於他的思想也願予以新的刺激，使他瞭解「神道設教」在宇宙中已經腐蝕了。我交了答案，過了二十幾天又過我的堂。

十二月六日——第五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問：「你太褻瀆神吧？」

答：「我的腦袋不能理解神，我也不想理解神。」  
特高小西說：「你的行爲思想太不合乎滿洲國的國情。你是一個極愛說話極愛批評的搗亂分子。對於事情，又慣好歪曲事實。拿卍字會來說，像救濟函館大火災，東京大地震，國防獻金等，對日滿的親善，曾盡最大的努力，我們是很感謝的。單憑你這樣的思想就得押你三十年，況且你的罪狀比你的思想更加數倍。」

他的談話一點也引不起我的美感來。反之，我和他的思想越發的衝突。我相信他們所愛叫我們作的，都是於他們有益於我們有害的，霸道的日本在東北所允許我們的自由，僅僅是信仰宗教的自由，蓋智者雖然也可以有宗教的信仰，但日本贊成的宗教，確可以培育大批的愚蠢的被統制者——關於此，我們應該覺悟！

他把我的答案，註解了很多的紅字，還哼了兩聲。接着他詢問我交友的關係。

問：「艾長榮（註三）君嗜好什麼？他和你竟作了些什麼？」

答：「他嗜好抽烟捲，我們倆並沒有作什麼。」

「沒有作什麼？我們已經把他捉了來，他都說了，你也據實說吧。」

「什麼也沒有作說什麼？把我認識的任何人抓一個來，他也說不上他作了什麼，也說不上我作了什麼。」

「你到艾長榮那去，是不是因爲害怕才去的？」

「也許有點害怕，不過主要的還是生活維持不了。我聽說縣鎮地方白麩猪肉有的是，我打算把腸

胃充實一下。」

他的臉色立刻就換了另一個樣子，又多疑了。

問：「你什麼也沒有作爲什麼害怕呢？實話實說！」

答：「時局這樣緊張，我又不曾交際和應酬，你們日本人知道誰好誰壞，完全根據刑事特務的調查報告行事。爲了國策，多冤枉幾個人也是理智的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？思想室一共五，六個犯人，有四，五十個優秀的警察官吏調查研究。一個政府都想着把握人心，還有隨便逮捕良民的道理嗎？」

「關於本人的檢舉，我老不相信貴廳調查的成功。」

「我們絕不憑空檢舉一個人，事先都有苦心的檢討調查。像你這樣搗亂的人多了，國家還照顧的過來嗎？你的檢舉也算冤枉嗎？」

「武者小路實篤先生說：『日本人應該寬宏大量。』這一句話，我覺得對於日本人有用處。」

「日本人對於反省改過的人，向來採寬大爲懷的主義，對於反動份子是不法諒解的。像你這樣畏罪狡猾的人，怎能原諒呢？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我知道他們是要消滅知識份子；他接着又問：

「張大可（註四）的照像館買賣怎樣？他的思想怎樣？」

「買賣聽說不錯，他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人。」

「是他自己開的嗎？有什麼作用？曾幫助你多少錢？」

「是他自己開的。至於作用，也許他覺得錢是好玩的，他並沒有幫助過我，因為錢他比我需要的慾望和需要的地方大的多。」

「這方面調查他也不是安分守己之輩，非得全檢舉了你們，一對口供才肯說實話。」

「你放心他吧！他的境況很好，他的膽子小得可憐。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了錢就反對革命，窮了就要革命的。真正爲了大眾的需要而革命的，如鳳毛麟角。」

「那麼你沒有錢，你一定是革命者了？同時你還是爲大眾需要而革命的了？」

「我應該坦白的告訴你，我是不反對革命的。但我沒有接觸過革命者，所以我依然是有革命思想而沒有革命行動的人。」

「你以爲這樣的巧辯可以減罪嗎？」

「事實勝於雄辯。」

「沈培臣（註五）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？」

「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，又信仰因果報應，他以爲這輩子修好，下輩子就可以得福的。」

「他對於慈善的事業很熱心嗎？」

「算是熱心吧。不過他對於關懷錢比關懷慈善的事業更熱心。所以他辦慈善事業，抱着積極的節約態度。」

「郎興武（註六）跑到那裏去了？爲什麼跑？」

「郎興武跑我還不知道呢，他爲什麼跑和跑到那去，我更不知道了。」

「你和季風很好，你不知道他幹些什麼勾當嗎？」

「因寫稿上的關係見過一兩次面，連簡單的朋友都不够，交情的程度，还不够談秘密事情的地步，他幹些什麼不得而知。不過據我對他的觀察，他不會作出什麼來的，他的腦袋除了適合於寫文章，作旁的恐怕都白瞎。」

「你屢次的巧辯，以為巧辯可以減輕罪過嗎？」

「不過實話好說而已。」

「季風是一個社會主義者，你不知道？他們有組織，你也參加了。撒謊不行，季風說你也是。」

「我相信季風也許是個社會主義的研究者。但我不相信他有組織，假如他這麼偉大，我願意爲他犧牲，我承認好了。」

「那麼你說一說怎樣加入他們的組織和作了什麼樣的工作？」

「我說不上來。我沒有加入他們的組織，我說不出來組織，我沒有爲他們的組織工作，我也說不出工作來。」

「你不是好人，你的談話完全是一種寫作。」

「我不這樣，能說的上來嗎？」

「回去想想，非把張大可，沈培臣他們全抓來你才能說實話。那樣你對的起朋友們麼？人得有良心。在號裏好好反省反省，別竟睡覺，你不說實話，也不過你的堂了。你看過的著作，回去用你的思想也整理一下，從明天起要你講評各種著作的讀後感。他說完就停止審問了。」

回到號內，雖明知道艾長榮老友沒有捕進來，但聽了那樣的話，我就很擔心。於是我就給妻子秘密通信，警告他們規避規避。我又覺得日本這個國家太萬惡，讀書都不可能，只有墜落才隨便的。

每天講評讀過的書籍，講的我頭昏腦脹。這樣煩膩的事整整八天，我覺得像得了八天病。我知道他們各地調查我，妻子通訊也告訴我。我爲預防不測，在這個期間內我和叩鳴又串了供。主要的我告訴他過堂時這麼說：

1. 我和李先生在一起共同起居數載，不但沒有見過叫宋關羽（註七）的和他來往，連姓宋的和他來往的也沒有。打死也一口咬定，你也知道老宋的危險……。

2. 給近衛首相的反戰書，你大嫂來信說他們沒有搜查出去。但已信告保存，特科若自己調查出來，問上就說，否則，把這件事就爛在肚裏。

3. 關於往香港轉美就學的事，據實說也不犯罪。

4. 給學生印講義，堅持的說是課外補充，不講課本講文選是不合法的。在審問室我看見一些似乎是講義篇子，並且很像是咱們印刷的講義篇子。

5. 有機會警告家裏別和特務們說什麼，我們的官司一擴大牽連就廣了……。

十二月二十日——第六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小西今天似乎是得着一些新材料，他的臉色不大好看。

問：「你非常可恨！你和鄧到香港作什麼去？你的經歷上爲什麼不寫？你頂鬼祟！你還說你坦白呢？」

答：「那也算是經歷麼？我們打算繞道香港去美國讀書去，但因出國手續困難，中途失敗，不過算是一次長途旅行而已。」

「你到香港去一定含有政治性的作用？」

「沒有。假如小西先生那麼想，我就只有那麼承認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一個人以上的官司撒謊我覺着太笨。況且你說鄒很忠實，忠實的人像一張紙，紙裡還包的住火嗎？」

「你們爲什麼偏要到美國去讀書呢？日本不也可以麼？」

「我個人沒有選擇到那去讀書的力量，那是機會的關係。因爲我在教會相識一位美國牧師吳德，他給我們介紹加里福尼亞洲大學，是一半作工一半讀書的。我也很想到日本去的，但沒有機會。」

「你們讀書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「個人感覺太空虛，打算對於國家社會多貢獻一點，才要多學習一點。」

「你太親美了。是不是？」

「我是抱着學習研究的態度去的，我覺得親任何國也沒有便宜，只有愛本國是聰明的。現在的青年都有這樣的同感。」

一提到愛本國和青年，他審問的就離了題。

「你以爲中國的一般青年都很愛國麼？」

「近幾年來內憂外患的創傷，好像都有一個覺悟，而且意志比以前的確結實多了。」

小西聽了我這話，笑了笑，他和我說了一篇話：「愛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，你應該知道你們的



國家不會好的，重慶的官吏依然是營私舞弊，非常貪污；軍隊像蝗蟲一樣，所過之地，差不多都是苗盡田光。還有很多的部隊，名目雖直屬中央，實際中央不能調遣。作着戰的部隊，沒有破釜沉舟的精神，長官們總是派遣一部分勁旅保護眷屬準備退却；政治是一塌糊塗；經濟弄的更糟，政客與財閥從中補斷，囤積，居奇，通貨膨脹得一支烟捲一兩塊錢。中國是一天比一天的走向滅亡之途！假定中國是最後勝利了，國共的紛爭，勢必演成劇烈之內戰，自悔人悔，社會安全將不可保。中國的青年是不會挽狂瀾於既倒的，中國的青年也許是生在中國的原因，他們有相沿未改不能自拔的劣性，他們缺少必要的訓練，他們只能打勝仗不能打敗戰。他們若真的遇見失敗的時候，會引起內心的虛弱症，便無力發奮圖強，自暴自棄了。再告訴你一句死心的話，這次戰爭就是日本失敗了的話，十幾年後，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……千萬不要作夢了。」說完了，他又繼續的問我。

問：「你明白了嗎？以爲這話是在騙你嗎？」

答：「我明白，你的話當然也有的是實在的，同時我也很受感動。不過關於國內的事情，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好，也不像報紙上所宣傳的那麼糟。」

你以爲報紙對中國的批評過分嗎？中國腐化的地方有的是。假如你若是在重慶，你不滿意的地方比誰都多，因爲你對它的希望越大，所以你失望的地方也越大。尤其是戰爭結束之後，無論中國是勝是敗，一切的罪惡，比現在報紙上所說的將有過而無不及。你以爲中國在進步嗎？戰爭是一種破壞，拿國家犧牲的人位來說，大多數都是優秀的，特別是在中國因制度不好，劣的比優的倒較容易存活，所以中國的反淘汰現象尤強。中國的惡勢力太大了，惡勢力是中國進步的贅瘤？中國好象是一輛破牛

車，載着許多沉重的東西，陷入泥坑裏。假如你要革命的話，對於中國應該從新認識一下，否則便無何收穫，對不對？」

「我不相信中國會永遠麻木不仁下去……。」

「把到美去讀書的原委及中途回來的原委，寫的詳詳細細的，以便調查。」

他說完這話，就終止審問。

回到監房，我討厭小西談話太感情，但我也怕國人對於中國那些偉大的傳說是一種神話，我感覺有點不快。關於赴美讀書的事寫了好幾個鐘點，寫完交看守轉於小西。

三十三年一月十日——第七次審問主要的問答。

問：「你感覺怎樣？你若不說實話，總不過你堂，先叫你打五年黑官司再說。」

答：「那我也沒有辦法，不過我希望快點調查。」

「你不使用滿洲國訂的教科書，給學生隨便印講義，不知道這是犯罪嗎？」

「因為沒有書，也不能叫學生整天坐在椅子上呆着，所以選印一點篇子作補充教材。」

「經過教育科許可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以爲學校裏印刷一些講義算不了什麼。好在都是於學生有益的。」

「有什麼益？那有一篇是合乎滿洲國國情的？印刷講義有什麼背景或含意？」

「我對於印刷講義一節，我不願意說什麼，我願意接受這方面所應該給予我的罪過。」

「你一個人得多少人伺候着？使警察官太辛苦了。」

「我也沒作什麼，不過警廳方面太多疑了。」

「你檢舉已經兩三個月了，你現在的心境如何？你在號內可以把你的心境寫出來交給看守。」

「好吧，我回去就寫。」

當然我有許多的感想，可是寫出來也沒有什麼用，我僅僅的寫了下面寥寥數字，應酬應酬而已。

我的心境是：「多作勞苦的工作，少寫是非的文章。」

一月十五日——第八次審問主要的問答。

今天過堂他拿着我寫的那一張幾個字的心境，臉色呈着難堪的樣子，他以爲我那幾個字對於滿洲國有點諷刺。

問：「這就是你的心境麼？你以爲我們因你寫文章抓進你來的麼？」

答：「我的心境是那樣的，我到底不知道我爲什麼被抓進來的。」

「那一個國家都願提高文化，滿洲國爲了獎勵作家會制定文學賞，陶明濬古丁他們不是都榮獲文學賞了麼？」

我早就知道日本人歡喜中國人寫見神見鬼的文章和獎勵御用作家的，我能答些什麼呢？只好哼了兩哼。他有氣的說：「回去吧！」這一堂過的還沒有五分鐘，就拉倒了。

又經過了四五天。在夜間十二點鐘，拍的門一響就開了。說是要夜審我，我心裏有些莫明其妙，但我知道也許有點新節目！

一月十九日——第九次審問主要的問答：

小西的臉色很凶，他有氣的放大着聲音。

問：「總是問一句說一句，你自己作了什麼一點也沒自動的說過，真是可惡！現在我們調查明白，你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，你是國民黨，是不是？快說。」

答：「我的官司反正是一會半會完不了的，我什麼都願承認，不過我到任何時候也是說不上來的。」

「別撒賴，宋關羽你不認識麼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不認識，你爲什麼給他介紹福豐旅社住呢？」

「我早忘了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別裝糊塗，鄢早說了。說你介紹宋住的他們家的旅館，由錦州來的。」

「我想起來了，是在三年前的一個路遇，路子很長，我們談了一路話，我就給他介紹了福豐旅館，這件事情我早忘了，你不信問鄢好了。我和鄢在一起好幾年沒離開一會，我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，鄢若是說我和宋是朋友，我們就是朋友，宋要殺了人我就替他償命。我什麼都敢承認，人生也不過一死而已，有什麼不敢說的？」

「鄢說你和宋有關係，你是一個國民黨，你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。」

「小西先生，我真奇怪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，又是社會主義者，又是三民主義者，我真成了一個主義公司了。」

他一笑就說了：「再給你一兩天的反省機會，關於你和宋的事，不說實話就灌你涼水，或用旁的嚴刑，因為你不够朋友氣，不懂得面子，非打不行。」

我回入號內聽着像是鄢的監房開了，他大概連着過了好幾次堂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材料，也就拉倒了。

一月二四日，又把我提出去，他和我說：「你是不能說實話了，你的官司算結束，也不過你堂，也不送你法院。從今天起你可以每天在號內寫這個題目：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批判，參考材料也有，你用可以要。」

我便開始每天寫文章了。

（從此而後，七、八個月也沒有過堂，每天在號內寫文章，直頂到逃獄把我貶到黃樓裏去，也沒有和小西再談一回話。）

## 附致日本內閣近衛書

我愛中國，也愛日本。因為若根據地質學家的研究，把朝日海濱底下的石層取出來相比，純粹是一個整個的東西，由此斷定日本從前，不但和朝鮮毗連而與中國成爲一個大陸，實際種族也是一個血統。不過古時候，我們還沒有歷史記載的古時候，一定是因爲有一次的大地震，使朝日連絡的陸地，陷爲現在的朝日海峽，形成了現在很能進取的櫻花島國的日本。

我們看中日人民險譜的輪廓與顏色，自可充分證明中日原出於同一始祖的血統，繁衍成就的兩個

同種的民族。我們再詳察中日字體的組織和寫法，中日的風俗與人情，特別是古禮，實是出由一轍。這一切使我們確信中日同族而無疑了。

在多方面既可證明中日是一個血統，是一個民族。既是同血同族，就應該相親相愛，互相提携，雙方須本着這種觀念，拋棄一向固執仇視的錯覺意識，彼此了解，彼此援助，這分明是一個淺近的道理，也分明是一個值得中日每一個人士認識清楚的一個淺近的道理。然而事實不然，中日兩國過去在歷史上遺錄下不少的惡因果的篇幅，痕跡愈多，猜忌愈甚。由此竟育孕了九一八事變的胚胎，醞釀成了蘆溝橋戰爭的啓釁，遂使中日屢次逢着這非常的局面，這實在是中日之間頂大的不幸。

九一八的事件，日本說的無論多麼條條有理，中國人也無法相信，也不能相信。蘆溝橋事件，簡直使中國人對日本無法諒解也不能諒解了。

蘆溝橋事件暴發以來，連戰五載，考其所以，我們對於這次戰爭的解答，可以說純粹是日本又以強硬的慣技來敲詐中國，而中國對於這次的強硬態度，偏偏的漠視，於是，戰爭起來了！中國爲求主權獨立當然是得抗下去的，因爲假如中國再不抵抗，不但不能維繫全國民衆愛好公理的激奮，這樣懦弱的政府，也必不爲全中國民衆所擁護，中國是非抗戰到底不可了。但日本則並無非戰不可的必要，因爲日本雖然發動了戰爭，但日本相信中國絕對不會抵抗，中國必須向日本求和賠款了事，日本漸漸覺察它的估計是錯誤了。可是木已成舟，戰端既啓，傳統的日本武士道精神，若向比自己軟弱的中國要求停戰，自然碍難開口。因此日本不得不打下去，中國也不得不抗下去，馬馬虎虎的打到現在，抗到現在，還不知何年何月何時才決？

戰爭是騎虎難下了。打吧！瞧！戰爭在發展的中程，雙方已經傷亡了很多很多的熱血勇士，雙方損失了不可以數目計算的物資。中國戰區內，人民流離失所，由於這個悲劇，連帶着發生了無數的悲劇，把中國戰區內造成了目不忍睹，耳不忍聞的悽慘現象，這樣越發堅定中國人敵愾同仇的毅力。而日本的速戰速決的戰略，因爲目前局勢日益膠着，竟毫無成功的希望，所以日本朝野非常的焦心苦慮，這頂少也不是戰爭勝利的徵兆。

日本的軍人是好窮兵黷武的，日本的總動員令就是一個證明。日本軍隊在中國各地蟻集蜂屯着，氣焰很盛，隨便姦淫搶掠，隨便使用毒瓦斯，不顧人道和信義，這種表現是要孤注一擲的，也要在戰爭的最後求結論。假定戰爭的結局是日本勝利了，人民尙留有幾許？四週有無外界刺激？中國是否甘心屈服，能不反抗圖起？何以善其後？假定戰爭是中國勝利了，內亂也是中國勝利後應有的難題，中蘇也非有糾葛不可，這是很顯明的。

然而我們對於這次的戰爭，不能只一味的批評和咀咒。其實這次戰爭，對於中日也含着偉大的教訓和偉大的啓示。當然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，從這次的戰爭中我們對日本有一個總統抽象的解釋，日本在亞洲是很乖幹的，中國數年抗戰的精神，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，中國人覺悟了，有了與日本爲友的資格。但真是可惜，真是奇怪，爲什麼日本當局竟不解這個戰爭之謎？爲什麼還是非陷於這個惡因果律的循環中不可？使中日後輩子孫結下永久不解之仇？日本這種不智的作爲，我們認爲是無從索解的！

關於這次的戰爭，以日本的立場來論，應該有這麼一個定義：日本準能打得過中國，或打中國則

於日本有利？日本就可以和中國進行戰爭。否則，兵凶戰危，不但在華的權益不保，即日本本土亦將有失？觀現今中日戰爭之體勢與力量，是力敵勢均。中國的實力就是稍差於日，列強也得援助中國物力抗拒日本，這是列強對中國自然的同情。中國並不缺乏人力，中國是缺乏物力。而日本現在的物力與人力則均感不足，所以戰爭越長，日本比較中國越要危險。

戰爭結果的明朗面，短期是找不出頭緒來。因為日本的宣傳足以加深黑暗面，日本的宣傳好像火上澆油，確能助長火勢，助長凶殺。這除了增重雙方的損失而外，尙有何福益可言？其實日本的宣傳也並不高明，日本所謂抱帝國根本不動方針，澈底膺懲中國，恐怕是愁苦的調子；使某地化爲廢墟，被炸的那幾間土房子，決不如炸彈的價格更高貴一些；是役殲滅敵人數萬，中國越被日本殲滅，人們越無路可走，無路可走，就得當兵，所以中國的兵是不怕殲滅的。

日本實在是有點窮餘之策了。因為日本把德意看成了是有生機的螢火，其實西歐的戰爭，德國也不見得準操勝券，日德意的結合，僅是精神上的呼應，談到實際則是自顧不暇。日本政府對戰爭的未來，結果無論想的怎樣天花亂墜，對戰爭的措施不管是多麼有辦法，若竟一味的自恃皇軍之英勇，蠻橫的胡打下去，其結果不問可知？況且國際風雲也在變幻中，日本以侵略要脅的外交態度，出現於國際民主潮流的裡面，也是自尋失敗的？

在這裡有一個補救的辦法，就是：日本趕快撤退在華的軍隊，連東北三省也在內，恢復九一八以前的局面。這一個唯一的辦法就是救日本的好辦法。我們知道以日本眼光的短視，是難以採納的。但我們還有曙光，近衛首相閣下是文治派，較比日本歷任的首相可能不完全相信武力，在武力之外，



還有顧慮。其實和平也並非不可能，乃因時期足以遏止人類有限之心智所不能瞭解之理，或以太重視和平之方案過於暗昧苛刻不平，故明知未來危機，明知最後戰敗比現在和平方案的暗昧苛刻不平，還要更加暗昧苛刻不平，甚至其悲哀有不可形容者，亦甘賭國運而聽之，賢明的首相絕不爲也？

和平之時至矣！請首相再勿蹉跎！

（這篇致日本內閣近衛書，我以H.P.的署名，於三十年十月十日寫成寄出的。付郵不久，所引起來的反應，是錦州日本憲兵隊命令錦洲教育界全體職教員，每人寫一次親筆履歷，以對筆跡。）

## 獻妻語

- 一、處非常時，健康的身體愉快的精神，是必要的。
- 二、踏過崎嶇艱險的途程，就是平坦安適的路子！
- 三、不要替旁人操心。把自己應盡的責任盡完，把自己該作的事情作畢，就夠了。
- 四、快樂與苦惱，惟人自找，但智者是有法避免苦惱接近快樂的。
- 五、胸襟要寬大，容常人所不能容者容，忍常人所不能忍者忍。
- 六、孩子們是家庭之花，是人類文明的繼續者。所以妳要盡量的妥爲照顧他們，愛護他們。
- 七、要時常平心靜氣的養一養自己的神智。
- 八、自己快樂的心宮，千萬別叫悲痛憂傷侵害或蹂躪了。
- 九、涵養個人的不畏艱難困苦之奮鬥精神。

- 十、多給孩子們愉快的表情看，常講給孩子們快樂的故事聽。
- 十一、勤運動可增強食慾。起居時刻要有定時，才能有助健康。
- 十二、待人接物要有諒解的態度，「和爲貴，忍爲高」，就不會招惹他人的不滿和自己的不快了。
- 十三、自己和孩子有病早治，疾病預防，比早治尤爲緊要。
- 十四、不要注念我，你們努力不使我注念你們，較注念我爲佳。
- 十五、注意自己的健康，是更進一步的理解使命和抱負。
- 十六、母親爲孩子的工作，是最有代價最有意義的。
- 十七、對各方面的挫折，打擊、妨害，滿可以置之不理。
- 十八、當誰也顧不了誰的時候，個人了解自顧個人，等於彼此照顧一樣。
- 十九、空憂慮瞎傷心是沒有用的。
- 二〇、妳們可能注意點營養的食品，卽或變賣所有的物資也是努力要作的。
- 二一、妳要和孩子們常洗澡，清潔舒適也可以助長快樂的心情。
- 二二、不要爲我添製什麼東西，因陋就簡，是可以維持生活命脉延長的。
- 二三、到某種時期，或生活不能維持下去，和孩子們暫到鄉間去住些日子爲宜。
- 二四、放心吧！不要惦念我，案子不太重，若是殺人犯又當如何呢？妳要核計妳們自己的事。
- 二五、不成功未必是失敗，但持久的信念是要有的。
- 二六、無論到什麼時候，妳的志向須總是爲孩子們着想，同時意堅如鐵。

二七、妳不要太感情了，拿感情所換來的是悲哀和眼淚。

二八、母親除了爲孩子犧牲，以外的犧牲均須考慮。

二九、個人努個人的力，個人注意個人的身體，個人奮鬥個人的事，誰也別管誰，各自苦幹。

三三年，三月，二〇日。

## 特務

特務，這些個兇殘的獸類們！他們沒有一點祖國的觀念。他們的血涼到冰點，他們爲了討日本主子的歡心，於是檢舉愛國的知識份子，消滅抗日的政黨和團體。他們這樣的向日本主子搖擺尾巴了。

特務，這些個喪心病狂的東西們！他們沒有一點天良，他們沒有一點人味，他們沒有一點血管，每個細胞，都充斥着「財與色」的毒質，他們爲滿足他們的慾求，他們瘋狂的咬人了！

特務，真是罪大惡極了！牠們毫無忌憚的獵取女性，他們彰明較著的勒索財貨。誰敢反抗？誰反抗，就給誰加以「思想不良」「違反國策」等種種的罪名——向每個角落每個人施以陰險，鬼詐，毒害的威逼，他們把東北造成了一片血腥。

關於特務，我在這裡寫兩件實事，來說一說他們怎樣的認賊作父，和如何的喪心病狂：

韓洗凡先生以前在長春僞滿某機關作過點小事，後來他又在北平僞編審會謀了個職務。他是個作家，署名沙里，作品散見華北各刊物，還在北平出版了一本叫「土」的單集子。不知爲什麼他得罪過僞首警特務科張德，張德就把他向日本主子獻了殷勤，說他是個政黨。特科派張德到北平調查沙里

去。張德見了沙里，哭的兩個眼睛像紅桃，聲稱他在特科因保護思想犯被日本人疑察出來，他畏罪潛逃，向沙里求助來了。沙里當時把日本人大罵一陣，又很安慰張德，應着給張德找事情作。張德在沙里家裏住了幾天，沙里就這樣的被捕了。沙里被捕的當時，他妻子因難產在醫院才動了手術，忽一驚嚇藥線崩裂而死，父親早已亡故，母親因此也瘋了。只留下一個十幾歲的妹妹在北平漂流着……後來，不幸沙里也死在長春法西斯日本的監獄裏了！

偽首警特務科張香九是一個鼎鼎大名的特務，這個畜類無惡不爲，又是個酒色之徒。他垂涎他的一位朋友妻子的容顏，他就想謀略他朋友的妻子，遂報告他的朋友「思想不良」而檢舉了！當然的，他朋友的妻子會請他想法子營救她的丈夫。這個畜類和她講開條件，他說：「只要大嫂允諾和我住幾天旅館，我便保證大哥平安釋放。」因爲她要幫助她的丈夫脫離災難，她就允許他的獸性發揮了。另外這個畜類還要了她十萬圓的運動費！

東北淪陷類似這樣的事情，不勝枚舉。但我真奇怪，他們爲什麼偏要這樣的作人呢？

三三年，五月，八日。

## 鐵窗瑣記

我的妻子每隔三四天必要給我送一次食品。我把送來的食品分出頓數和每頓的食量來，每天吃多少，都有一定的計劃。但結果我的計劃完全失敗，我不能按着分出的頓數和食量來食用。差不多第一天吃的太飽，第二天就不够吃了，第三天就餓着。爲此，我會再三的努力節制，但節制不了。我非常

的小看我自己沒有毅力。天下的事情都是平常的，偉大的人物能够把這些平常的事情，處理的很有倫次，而且能保持一貫的精神。由小見大，我已從這件小事，清楚的看見了我自己。

對着各個監房的窗子，每次開閉，日本看守總要把鈎子扣上。國人看守十有八九忘掉把鈎子扣上。北國的風是暴的，把窗子廳的來回搖擺，玻璃時常颯碎。有時把窗子廳的脫了卯，連窗子整個掉下來。這是一個國民性的比較，我覺得我們的性格太馬虎了。

張春海是延吉的一個資產階級者。他有三座窯業，專給日本匪團關東軍燒磚，還開一個照像館。他的境況的確不錯，衣食住行，都相當的闊綽。他是滿洲國的順民，他抱着誰當皇帝給誰納貢的態度。他得了滿洲國三種勳章，鑲着玻璃鏡框的偽國獎狀懸了半牆。他沒有犯罪，因為他來長春新新照像材料店購買照像材料，適巧新新材料店的主人因政黨關係被捕，他也就價被捕了。他臨時寄押在我的監房裏，他捨不了他的財產和妻子。他病了，漸漸的要死。臨死的時候，他似乎明白過來，他喘息的說：「我叫金錢把我害死了！滿洲國的勳章和獎狀都是欺騙……」

報紙上的消息報道中國的戰事非常失利。老王惱喪的和我說：「中國好像一塊朽木，日本是一條鑽木頭的蟲子，日本要把這塊木頭鑽通嗎？也許這條蟲子死在木頭裏。但木頭是招蟲子的，一定還有旁的蟲子來鑽……」

老胡的樣子近來真可怕！臉上黃的像貼上一層金紙，頭髮蓬捲着像一個鳥巢。這天提老胡過堂去，適巧他太太給他送東西來巧遇在穿堂着。她見了他不知是人是鬼，老胡黃瘦的不像人樣子。他的太太抵抗不住這種刺激，也許是腦沖血，就昏倒在地，不醒人事了！

不知是誰又闖了這麼大亂子，全家連小孩子都抓來了。一個中年的婦人帶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。孩子是天真的，受不了監獄的拘束，唯一的爭脫辦法就是哭，哭了兩三天，便得了一個急症。就這樣，一株可愛的嫩苗天拆了！中年的婦人如果如癡的鎮日流着眼淚——不知她的心裏在說些什麼？

三三年，六月，二〇日。

## 獄中感懷

其一

禁錮監中九月多

眞金有待火燒磨

且喜心寬體猶健

無邊地獄遣愁魔

其二

人生遭遇定難評

革命安能問犧牲

解脫死亡原歸宿

腦袋砍下碗窟窿

其三

日處牢籠練成仙

自在消閒福不捐

縱有室家何顧累

願將契約定連年

罪歸思想敢云榮

榮辱不關世俗評

思想原非統制品

矯正八載等於零

三三年，七月，八日。

## 我逃獄的原委

一個囚徒在獄裏頭，若沒有計劃逃獄的思想，我以為這樣的囚徒是不通情理的，是沒有造就的。囚徒逃獄，在情理上並不影響他的人格。因為人是愛好自由的動物，犯人的自由被痛苦剝奪的變成了一種急情，這種急情爲了尋求寄託，也就是想着立刻脫離苦海，有機可乘的話，當然要想逃獄的。的確除了釋放之外，這是犯人唯一的走向光明的途徑，同時我們不庸管這條途徑的寬或窄，以及容易成功與否，都不必計較。橫豎逃一逃獄，頂少也不是非禮的舉動，至於監獄那方面雖然不諒解這種舉動，而又有懲處的條例，滿可以置之不理。

犯人和獄卒簡直是敵人，犯人時時想犯規，獄卒時時想防止犯規，犯人時時想逃獄，獄卒時時想防範逃獄。犯人和獄卒永遠是對立的，不過這對立是合理的。

我是一個不安於獄規的犯人，我覺得監獄裏頭的一切，不像是昇平的氣象，這裏面我以為處處不景氣。所以我常想到逃獄，和想到如何的逃獄？

日本鬼子極理解犯人心理，知道犯人不樂意在監獄裏呆悶着。關於犯人的「喜，怒，哀，樂，」一舉一動，不但注意，還有記錄，以作爲犯人心理的參攷。因此，犯人逃跑的事件很難發生。

時局的情勢比較緊張，對犯人的防範也比較周密。同時還有特別刑法的公佈，那公佈的條文上，明載着加重逃獄罪過的辦法，尤其是空襲時越獄，還可處以死刑。

九一八這天，我的心受了許多感觸，有一種急情抑止不住在苦痛着我，我就寫了一些對於帝國主義很失敬的文字。寫好的一部已分裝在衣袋裏，還有一部分正在寫着的當兒。叫榊田的日采看守，提着兩隻穿膠皮鞋的脚，用很陰險的脚步偷偷的由鐵窗前面走來了。他發現我在秘密的寫文字，以爲我要串供，這還了得，他瞪着一對猙獰的眼睛監視着我，喊來旁的看守，把監房開開，提出我去。榊田看守然後到室內搜查。

另一位日本看守把我提到外面，可巧電話來了，他接電話去，遂陷於監視不周。我很顧慮衣袋裏的是非文字，主意拿定，就開腿跑了。

我的理智很清楚，一出大門，先把是非文字扯碎，可是跑的速度並未減低。後面的看守們也趕來了，警笛也嗚嗚的響着，警備隊的汽車也嘩啦嘩啦的出動了。這是我入獄後較比驚險一點的鏡頭。

我知道這是出於急憤，這樣的跑不大高明。跑的路線又沒走曲線，只是直線的在光明的大馬路上和看守們賽跑競技，還不到半個鐘點，把我捕回來了。

犯人逃跑，監獄認爲很重要，他們開始三天沒給我飯吃並且各監房又重加了一道大鐵鎖。

當然審問者也不能輕視，特別追究我逃獄的原因，可是沒有結果，審問者所得着我的供述，僅僅這樣：



「寫的文字是給妻子寫的書信，不是串供，因為現在號內沒有同犯，已可證明。跑的理由，是因為鐵柱子，若沒有鐵柱子拘束着，監房裏犯人是住不下去的。」我對於坐獄有一個格別的想法，以為坐獄若不逃一回獄，好像是一種缺陷，跑一回雖然失敗，可是比較完全而彌補了這個缺陷。

三三年，九月，二四日。

（因為我跑了一次，妻再送進什麼東西，雖不拒收，可是都扣留下，我見不着了。同時裏外的消息也隔膜着，我知道外面的人對我逃獄捕回來之後的情形，非常的掛懷！室內的鉛筆和紙張也都拿出去了，後來，我在地板縫內發見一小段削鉛筆時削斷了的鉛筆條，我使用這段很珍貴的鉛筆條，把我逃獄的原委寫在很軟的手紙上，託一位姓張的女難友相機帶交內人。她每天在外面掃地，她快釋放了。她說她常遇見內人的，並且她已向內人報道了一些有關於我的情況。這篇逃獄的原委在她的身上藏帶了兩三天，才有機會交給內人了。想來也很後怕的！）

註一：季風姓李，任偽長春大同報社副刊主編。對社會主義研究甚深，與國民黨人亦有往還。但他自己曾獨樹旗幟，號召文化人和日本的專制思想論戰。後事發繫獄，株連頗夥，造成偽滿最大文字獄事件之一。我因與季風有文字之交，亦被列為待捕的危險分子。

註二：鄢叩鳴和我似乎有緣，我們一同研究過功課，一同到香港擬轉道赴美，又一同執教，最後一同被捕住獄。

註三：艾長榮是我父親的學生，畢業於偽醫大，其後在扶餘縣立醫院行醫。當逮捕我的空氣危迫時，

我曾遠颺扶餘，隱藏在艾先生家里。

註四：張大可是安息日會立學校的學生，每逢寒暑假推銷時兆月報，自足自給。我們的來往就是從訂了他一份報開始的。他信奉基督，後來不知爲什麼他的信心完全動搖了。在四平街開了一身照像館，有時我路過四平街總要在他的店舖中駐足的。

註五：沈培臣會聘我在他辦的一個私立慈育學校擔任校長。

註六：郎興武是在我校長任內的體育教員，也牽涉到他，幸在緝捕前發覺，他也逃跑了。

註七：宋關羽原名宋光宇，關羽是他的化名。他是一個國民黨人，在錦州同舍親辛子芳先生一同從事地下工作，他們是很要好的。因此，我們相識了。這恐怕也是要逮捕我的原因之一。

黃樓之部



我離開紅樓，眼睛蒙着手巾在行進中的汽車裏，我不知道前面的事情是什麼……但自思無論如何也得努力到最後，我毫不氣餒，我的決心很堅實，凡我可能征服的，就征服它。

## 轉監

自從九一八那天我逃獄捕回來之後，褫奪了我三種特權：禁止我看書，禁止我出來掃地，禁止我洗澡。

此後，日本看守對我加強了警備，偽國看守也不敢和我接近了。我很不得烟抽，經過十天的工夫，九月二十九日下午，用一條大手巾蒙上我的眼睛，把我裝到一輛汽車裏，我真不知道他們捉什麼妖，汽車嗚嗚的鳴了兩聲便開了。走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經過許多高低不平的地方，還似乎穿越了一段大草原，車才住了。

下車，有人架我進入地下，覺得陰森，到下面又彷彿走過幾個屋子。最後聽說容不下了。押送我的人用電話向特高股聯絡的結果，把我又送回來，寄押在司法留置場內。和紅樓僅一牆之隔。

思想室是一所紅色的方樓，司法留置場是一所黃色的圓樓。我過了九個多月的紅樓生活，現在轉到黃樓裡來，使我發生了很多恐懼的心情，因為黃樓和紅樓裏的生活情形相較，不啻天淵之別！

紅樓裏的犯人都是一人一個單間，有牀和毛毯，時常沐浴，又有書報排除精神上的憂鬱。但與黃樓可大不相同了：一個號裏頭，二十二十四個犯人不定，犯人的身分，上至公子王侯下至花兒乞丐，三兩個人一條破毯子，腥羶的味氣直鑽鼻子，同一個號內都躺着一兩個病犯人。樓上樓下共有二十個監房，犯人多的時候，到過兩千五百餘人，每天都得拉出幾條死掉的屍身。陰慘得像個活地獄！

徐祥看守是一個有熱血的中國人，他知道我是由紅樓裏犯規而貶到黃樓裏來的犯人，他和叩鳴是

很好的同學，我們談得很投機，他時常提出我來工作和閒談，給我偷着帶書，又給我傳達裏外的消息，他還應允我負責收藏我在監房裏所寫的稿子。

我漸漸的和其他的看守聯絡的也很好。我看了報紙給他們講國際間的大勢，有時也講些故事，以至講到偉人和烈士。看守們很歡喜我，我可以半公開的在外面來作工，吃的飽，又有充分的運動，體格將一天比一天的粗健起來。

但我沒有忘了這是日本法西斯的監獄，我願意在這樣的教訓裏找着自己，找着大眾；不過，習慣也是可怕的，在這狹窄的牢籠裏，日久天長，我並不以失掉自由的悲哀而過分的淒楚了。我開始覺得習慣會造成後天的第二生理。

三三年，十月，五日。

## 犯人與看守

紅樓裏的犯人，都是有學問的，差不多除了作家就是編輯。所以犯人是很有文明的，看守也就不好意思太撒野。可是假如我若不轉監到黃樓裏來，我一定把紅樓裏這較比文雅的看守們會批評是最粗野的人類了。

黃樓裏的犯人，有哭哭啼啼活不起的懦夫，也有生死不怕的亡命之徒，人位這麼複雜，當然需要一些體罰的彈壓，不過彈壓的太嚇人了。

在黃樓裏看守們制定了幾條規則：說話的打十鞭子或十板子，交頭接耳的打五鞭子或打五板子，

伸腿直腰的打五鞭子或打五板子，違者照規矩處罰從不寬貸。犯人在號內犯規拉出來，一頓鞭子或一頓板子，打的時常昏過去，再用涼水噴過來。

一切的黑暗，就從什麼法律什麼規則裏產生，犯人的家裏若託人弄情的在外面和看守疏通好，犯人在監房裏便可以享受特別的待遇：吃的飽，喝的足，不但不挨打，還可欺侮同等的犯人；否則，你不犯規，看守要看着你不高興，保不定打你一個皮開肉綻。

黃樓裏頭，無時無刻不在打的老爺老爺的狼嚎鬼哭的！

天地間一切都是相對的，留置場是犯人們的坟墓，但是看守們的市場，因為看守們在留置場裏作買賣。

黃樓留置場是一面巨大的鐵門，每次開閉的時候，嘩啦嘩啦的有點心驚，尤其在夜間嘩啦一響，那撕着心靈的聲音，有如一面厄運的通牒，不由得都提心吊胆的浮起內心的顫慄，犯人們就會覺得是置身鄧都城，身旁的看守們也有點鬼卒的神情！

三三，十，二二日。

## 犯人的刑法

平日，日本人對待中國人向來是以主人的身份虐待奴僕的樣子，他們的優越感很大，把中國看成是四等國五等國或無等國的地位，也就是把中國人看成是四等人五等人或無等人的卑賤了。犯人是生產白消耗的廢物，白消耗等於妨害日本的發展，當然犯人不能視為人類了。

思想犯政治犯更不用說，因為直接攪亂危害他們，簡直就像仇敵一樣！日本人的「大和魂」真隨，遇見仇敵，沒有輕易放過而不加以毀害的道理。

捕來思想犯政治犯後，必得用非刑拷打，誰也忍受不了那樣的非刑拷打，時常拷打死犯人，至於拷打犯人幾個死，幾乎是一種審問必經的手續。因此，一提起偽警察廳沒有不毛骨悚然的！

偽國有「四大橫」之民謠，即是：「關東軍，憲兵隊，警察廳，協和會。」傳遍遼吉黑熱等省的巷間，婦孺皆知。——這是因為殘暴而得名的。

每個「國事犯」都知道警與憲的利害，可是，判明有罪後，送到法院去也不輕，罪重一點的死刑，或無期徒刑，輕的十年八年，挨一點邊也得三年五年的。因此，抗日份子怕連累了朋友，沒有乾脆承認的，因挺刑吃了不少的苦頭，或者殘廢終身！

當犯人受刑的時候，我在監房裏隱約的聽見那種慘不忍聞的哀鳴，我就不住的尋思：

1. 人不可以沒有保障……。
2. 自由與流血的關係……。
3. 日本人爲什麼這麼殘忍？大概日本人身體的裝置是特殊的裝置？
4. 希冀淪延共同奮鬥到底，不起磨擦。
5. 懦弱者最後的悲哀……。
6. 默祝抗戰英雄們勝利！
7. 未來的中國教育和政治，應……。



## 8. 國民生活方式必須改變！

刑法的種類很多，我雖住了二年半之久的留置場，可是他們使用的刑法，我也不完全知道。這是不只刑法的種類多，又因隨時翻新的原故。茲略舉幾種我所知道的刑法，並稍述其殘酷，以資印証：

棍子：這是頂普通的，初步審問，審問官和犯人鬧着玩用的。可是打幾十棍子也够痛個十天半月了的。

棒球棒子：這比較棍子利害的多，同時應用也比較得勁。有時一打就是幾十棒球棒子或幾百棒球棒子，着重的地方，黑紫的顏色，常常保持一月的工夫也不褪色。

鉛筆桿：手指的中間，挾以鉛筆桿，然後用力量挾，並努力的轉動，再墊以竹板打之。這種刑法實行完了後，以致手的寬窄厚薄，完全是一樣的，猶如一個立體的手了。

凉水：三壺五壺的灌，灌的頭髮裏頭冒着血汗。還有水內雜以辣椒面灌的。

過電：這種刑頂難受，把犯人電的連知覺也沒有了。

煙捲：用烟捲燒犯人的生殖器，也不分男女性別。

上大掛：把犯人吊起來拷問，有時還加以小棍敲打，一吊就是三四個鐘頭。

報紙：用報紙沾上煤油，纏在胳膊上，點着燃燒。

思想矯正箱：木製的帶棱角的箱子，叫犯人跪在上面，矯正犯人的思想。

至於脚踢，手打，嘴巴子，那是小菜不算數。不過還有一件最敗類的事情，就是審問者姦淫女犯人。女犯人不允竟吊起來，把衣服脫光了姦淫！因此，關於女犯人被污的事，我承認算是一種特刑或

淫刑。當然也是禽獸者的行爲了。

三三，十，二十九日。

## 犯人的飲食

一天兩次紅秫米飯或兩次玉米面的大餅子，這些食物都是缺乏營養的食物，而且其定量也不過僅能維持六成飽的程度而已。

伙食是由日人包辦的。日人主權者又囑令國人經營食堂的業務，經過兩道手的。經手三分肥，這裏面少不掉有鬼串的，有一層或一層以上的鬼串。鬼串云者，也就是從定量內再抽出點公理以外的油水來。

抽油水等於減定量，結果，等於給犯人增加餓的苦擾，餓的苦擾增加，也就是迫害犯人身體衰弱的別一註解了。

長期間的飢饉，將如何的忍受呢？

餓的教訓我是拜領過了。餓的眼睛發黑，有無數的金星在眼前舞動着……。

犯人把飯盒裏的飯吃的比洗的還乾淨幾倍，若無意的發現地板上一粒泥垢的飯粒或餵餒渣等，就如探險隊發現了寶島那樣的喜悅！

同號內的難友們餓的常常爲了較滿一點的飯盒或較滿一點的湯碗，惹起爭端，他們的爭端，說不定被看守察覺，會打罵相加的。

一位姓谷的青年犯人，不到兩個月的工夫，竟餓的筋疲力盡。有一天餓的他頭暈目眩，站起來又摔倒下去，額角摔破，鮮血淌了滿地。

餓的滋味，已足夠犯人忍耐悲哀的了。可是食堂方面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而竟加以種種的苦害。食堂是採三涼政策的，所謂三涼政策，即是：涼飯，涼湯，涼水，是也。

名目是開白水，到底開不開，橫豎鬧肚子的不少。不能不算是個開不開的證明吧？夏熱的時候，給犯人臭飯吃，尙有情可原，像冰天雪地的寒季，有時候飯臭的快到腐臭的地步，未免太令人感到豈有此理了。

飯盒刷一刷也費不了多大的事，又是食堂分所當爲的。可是飯盒十天八天的不定刷一次，也許不刷一次；飯盒上滿沾着一層污穢不堪的東西，尤其在病菌猖獗的夏季，更望而生畏！

在心理上犯人是受着憂愁苦悶的惡影響的，在生理上犯人又幾乎受到禁食那樣程度的打擊，所以個個面黃肌瘦，都成了氣息奄奄的殭屍。

不曉得是那位犯人在號內的牆壁上寫了一首自由詩，看字跡他是不會寫詩的，那是自然而然的感觸，隨便寫出來的，字句的裏面透露着饑餓的描寫，和一點批評的態度，錄之如左：

帝國主義太不良  
人民無罪拘留裝

兩頓紅飯不管飽  
十天半月見閻王

三三三，十一，十一日。

## 犯人的疾病

老子稱「病」爲四苦之一。

好好的一個人無端的害了病，呻吟在病榻上，失去了自由的活動，非苦而何？人有病苦，犯人有病更苦！

犯人病了，沒有家人的看護和親朋的溫慰，沒有適宜的飲食和滋養的補品。還有一宗重要的，不能隨時延醫治療，這都是病人需要的，可是犯人病了竟無法辦得到的。

犯人最好別生病，而犯人偏偏又是多愁善病的。

犯人愛多病和病後難以康復的原由，實因物心限制的關係所致。也就因了物心限制的關係，無病免不了鬧點小病，小病免不了變爲大病，大病免不了要和危篤接近，危篤距離死還有多遠呢？

物心的條件惡劣，雖是肇病的原因，可是不能因爲物心條件惡劣而有病就非死不可，但實際犯人得病差不多是非死不可的。

犯人病的死亡率是超過平常人的，物心而外，便是醫療上的問題了。

犯人得病也給治療，治療犯人的病，是由鬼子指定醫院擔當囑託醫治的。

犯人治一次病，掛號費，診斷費，手術費，醫藥費等，總共實費兩圓。通貨膨脹的現在，兩元錢還抵不上從前的兩角錢，拿兩角錢吃藥看病，直若癡人說夢，妄談澈底。

這是鬼子糊塗觀衆的把戲，因瞪着眼睛瞧着犯人病死，無論如何對於「王道」也不是太雅觀的事

情，鬼子很清楚這些的。

這種虛應故事因有作用，更兼犯人吃藥花錢，囑託醫又是日本人，利權也不算外溢。田中信義大夫幹了二年囑託醫，就修築了一所大樓。

犯人有病，不管是頭疼腹疼，一律用面子藥對付，輕的一兩包，重的三四包。面子藥病犯人吃着有點鹹味，大家都說是鹹面子。

一個犯人托着兩包面子藥說：「兩包藥兩塊錢，吃了一點閒事不管，還不如帶點煎餅給人們吃了有益處呢？」這倒是一個幽默的諷刺！

小病用面子藥敷衍，大病就看着加重，看着死，總之，犯人病死，那是活該如此！

三四年，四月，二十九日。

## 監房裏的虱子

來往的犯人很雜亂，雜亂是不易講究衛生的。

犯人的寢具和衣服因少有更換洗晒的機會，這樣便給虱子造成了一個適者生存的環境，虱子繁殖本能又很高，所以監房裡簡直是屬於虱子的天下。

犯人是很瘦弱的，但虱子倒挺肥健的，這些肥健的虱子，活動於犯人的週身，不分晝夜的跳梁着。虱子嚙了的處所，是非常搔痒的，被嚙的處所一多，搔痒的眞有點鑽心。

各個犯人的週身，用手撓的都冒着血印，皮膚部面星羅棋布着許多的小黑點，那是平癒了血印的

痕跡。

「忍疼易，忍痒難！」說這話的人是了解痒的滋味的。我想他也許曾經坐過獄的，是一位叫獄裏虱子折磨過的實際體驗者。

大英雄拿破崙腹臍部生了一塊痒癬，痒的很難耐，不撓是不行的。他極厭惡他的痒癬，在他的字典中是找不出「難」字來的，可是他對於癬的搔痒，確乎感到處理的「難」了。

許多虱子包圍襲擊着，比拿破崙癬的痛苦更難耐吧？況且犯人多半又不是拿破崙那樣的英雄？每天用不少的時間捕捉虱子，但監房裏的虱子是捕捉不清的。有時候雖也要消毒，可是消毒的效果，僅能使犯人聞到一股強烈的藥味，但於虱子的生命，大體是不關緊要的。

虱子嚙了不但痒的難耐，同時還傳染疾病，因傳染病而致死亡的犯人，是屢見不鮮的！虱子是犯人的勁敵，犯人與虱子鎮日的搏鬥着。

三四，五，五日。

## 監獄苦樂辯

我在外面作自由百姓的時候，曾聽一個幸免於死被釋的犯人放談他的光榮的監獄生活。他說他的身體、性格，都適合蹲監坐獄的，又因爲是思想犯，思想犯是榮耀犯罪，監獄裏的看守對他儘量另眼視之，他享受着特殊的優待。他誠懇的說：他回憶起他十個月的監獄生活來，非常留戀，實在沒有住够。

監獄的苦處他秘而不宣，他把監獄的實生活，完全當過五關斬六將那麼露臉的講述給人們聽聞。我的朋友守廉君聽的很迷戀，甚而由迷戀而崇拜，竟一度作了他的忠實的信徒。

但他的話，我一點也沒有感動，因為我想像蹲監坐獄絕不會那麼有趣的。况且關於他的監獄生活的情報，我所知道的他因為受不了監獄的痛苦，重病兩次，都是從醫院裏死裏逃生的。

這次我身臨其境，實地體驗鐵窗的風味，才明白蹲監坐獄的確不是太好玩的事情，並且我時常這樣的作想：蹲監坐獄是人生最大的厄運，這厄運稍一惡化，就是死亡。這話也許有些人要揶揄我不够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，這話的意思太貪生怕死了。若有人這樣尋思我，這樣譏諷我，我是俯首默認的。

事實監房裏頭，前面是鐵柱子，左右後三面是冰涼的石壁，狹窄的房間，擠滿了囚徒，是很鬱悶的，鬱悶的透不過氣來，好像一個罐頭盒子。特別是早晨才起來，毛毯與衣服一扞搨，再加上便溺蒸發的氣味，這種混合的氣味，我的嗅覺真以為罐頭盒子裏的東西腐臭了。

其他無論，單是置身罐頭盒子裏這種鬱悶的情緒，我老早就揭出降伏的白旗！

住獄住不够的這種人，他的文化程度還不如野獸高。因為野獸囚在鐵籠子裏面，還亂竄亂跳的，有時以牙齒用力的咬鐵柱子，漸漸的牠懂得這種動作是無可奈何的，牠才無可奈何的轉圈子，轉累了就臥着想深山曠野裡的牧場，也許牠奇怪人類為什麼偏要這樣作？

監獄絕不是安樂之鄉，我知道這話又是貪生怕死的口吻。貪生怕死若化驗化驗，也有努力盡人事好好活着的能為，努力盡人事好好的活着與不努力盡人事好好的活着，在任何地方不能說是對於生命

沒有一點關係吧？當然盡人事好好的活着，就準不死，我的思想不是這麼執拗。不過我不是遇着痛苦就要自戕生命的，那樣的活不起我是不妥協的。所以在可能範圍內是盡人事好好的活着，但我不聽天由命的活着，因為我不信奉天命的。

我底確反對說糖不甜的，假如有人嘗着糖苦而不甜，那是他的味覺壞了，於糖的本身無關。監獄不是糖，所以我感覺不出甜味來，這樣說不是沒有理由的。

我的一個難友說：「監獄是一個硝酸瓶子，無論投進什麼東西去，都要起化學變化的。」我同感這話裡的寓言，寓言着監獄裡森嚴的性質。

監獄裡的風土人情，不是屬於人間的，是鬼域的。寄身於鬼域中，是不大吉利的！更尙有何美感可感？可言？

現在我還沒有脫離監牢的羈絆，未來的歸趨是不能預測的。但倘幸而不死，監獄我絕不敢再來問津了。監獄使我這麼反感，也許是「良禽擇木而棲」這句話影響出來的。

至於思想犯罪政治犯罪可以引爲榮譽一節，是沒有道理的。煤球一樣的臉子，塗抹上一筐雪花膏也好看不了。

三四，五，十五日寫。

## 黃樓日記

徐祥看守告訴我：他已經向別的看守們疏通好了，並且把我的來歷擴大渲染的加以介紹，這件事



對日本看守主任泉原也算是略冒不韙，從今天開始，把我公開的提出來掃地了。這樣，我除了夜間到號內去睡覺，晝間就可以在號外作一些雜事，給犯人遞飲食，代替看守填表冊，掃地，晒毯子……：：：：：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，在鐵窗石壁所籠罩着的範圍之內，我居然得到一點的自由。昨天，我還和其他的難友們一樣，像老僧入定似的坐着，這種軟工夫，是難以練習的。常常遏止不住自己的無名之火，然而，終於自己把火點着，自己又把火熄滅。一點也不錯，監牢真是一個使人無可奈何的地方。

我並不只爲自己能够在號外活動而慶幸，我一定要設法替難友們多服點務。同時，還計劃抽暇用點功，並且自今天起寫日記。

三十三年，十一月三日：由分室回來寄押在黃樓裏，已一個月出頭了，雖也常出來，但在號內悶坐的時候較多，四肢無力，轉動都欠靈活。今天忽然出來一勞動，身體的骨節就像是散了架子，疼痛不堪。人是應該多多活動的，愈多愈善。

每天都吃不飽，出來掃地可以隨便吃飯了。吃得太飽的痛苦，我是經驗過很多次了。自己雖然打算少吃，但是嘴不隨心，畢竟比在號內吃得多了一倍以上，肚子脹悶得難受，還拉了兩次肚，犯人真比產婦還嬌氣。

因爲榮膺掃地工作，各號的難友都向我道賀，有的請求我照顧，有的給我相面，誇我相貌好，甚至有的爲了討我歡心，竟捕風捉影的說我有釋放的消息。當然，我明白他們爲什麼恭維我；於是，我聯想到世人的附炎趨勢不是沒有邏輯的，可是那些不抗不卑的人，終究是值得我們喜悅的。

十一月四日：近來病人太多，三號房裡昨天一日之間就病倒了三個。假如是傳染病，蟲子是逃脫

不掉傳染之咎的。我向看守提出報告，並要求向食堂多要幾十盒飯，作爲每個房間捕蝨的獎賞。從早至晚，全體難友向蝨子展開殲滅戰，晚間據各號報告稱：捕捉的蝨子總數，已超過萬匹以上。

樓上五號監房死了一位中年犯人，他是一位物理教師，他死的很冤枉，自己到死也弄不清楚爲什麼被捕進來，他死的確實糊塗。

十一月五日：消毒工作準備好了，大概這幾天之內就要消毒的。但我因爲今天天氣很好，難友們昨天又捉了蝨子，又向看守們建議：趁這一時機，提前實行消毒。看守們總算應允了，爲了這項工作，大家整整忙了一天。但我非常愉快，因爲這對於全體難友是有莫大利益的。

十一月八日：因爲這兩天早晨掃完地，就到看守室幫助看守們整理文件，日記已有好幾天沒閒空記了。

姓張的看守驢臉總是拉得那麼長，一年到頭沒有幾天是好看的，沒有一個難友不咀咒他。今天，太陽不知道從那邊出來的，他竟同情起我的苦悶來了，給我帶進一本林語堂的烟雲京華，叫我掃完地消遣消遣。我受寵若驚之餘，心裏暗忖這是另有作用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過了不一會，他問我說：二號房內一八六號姓劉的犯人，過去是朋友，大家都不錯，因爲販賣白糖被檢舉了。他有點毛病，說着就掏出來一塊大烟膏，一包糖餅，還有一飯盒豬肉。這類事情，我是能够會意的，就把一八六號提到外面一間小房裡，小得只能一個人在裏面轉動身子，把東西交給他。一八六號的眼是很尖的，在外面交際很廣，常被抓進來，住留置場不是一次了。他說幾天就可以釋放出去，這次也已經活動好了。他說自己已被檢舉，多半是有人想謀算他一點錢財，而找一種藉辭，只要他們得到錢就平安無事的逢凶化

吉了。最後，他很認真的說：倘若不嫌棄他的話，願意和我結爲生死的弟兄。他又說他在外面朋友多得很，差不多都是些累贅，所有知心之交都是在獄中邂逅的。

十一月九日：平時我是不愛讀小說的，在這裏則不然，在這裏，有時候只要是一塊帶字的紙，都會引起我的閱讀慾來。在日常生活裏我是喜愛書的，今天我更喜愛書了。兩天的工夫，我抽暇就把烟雲京華讀了六十多頁，已經看出內容的端倪，正如林大師自己所言：「小說就是一個好的故事。」請問：只是一個好的故事又有什麼作爲呢？

十一月十日：早晨起來掃地，發現上下各房間都添了幾個木匠。後來一打聽，原來昨夜南嶺日本住宅發生凶殺案，砍死了一個日本女人和兩個孩子，凶器是木匠用的斧頭，所以把南嶺一帶的木匠都抓了來，已經過了半宿堂，許多木匠的臉被打得像個判官。

全留置場立刻緊張起來了，日本人不時來巡視，對於號內的犯人比往天更是吹毛求疵，打得也更利害了。因爲案情嚴重，恐怕掃地的串供，把我又臨時關進號內。整個的留置場已爲恐怖的氣氛所籠罩，每個犯人都忐忑着一顆不安的心。因爲過去的經驗告訴大家：間接的事體會影響他們直接的痛苦啊！

十一月十三日：空氣緩和了，今日照常出來掃地。

各號內所押的木匠大多已釋放了。晚上從旁打聽出來，這個案子已經破了，還是從這羣木匠本身破的。日本警察破案迅速，使我暗自歎服。其實這全是歸功於戶政確實，情報靈活，特務組織嚴密所致。日本人無論對於任何一件事情，都能拿出一套辦法來的。

一八六號特別傳出消息去，今天給我買進兩瓶哈粒巴，還有一套內衣。我對於這個神通廣大的經濟犯，我有點迷惘了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：妻子今天送了不少的東西來，完全被特務科惡意的扣留了。日本人的性情太窄狹了，他們還高唱大東亞聯合呢？大東亞是十億人口，日本人那麼點的小肚子，豈能容下十億人口？簡直是天大的笑話！

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是這樣，由看守們監督，由我代替他們鞭答犯人。今天，看守老爺們似乎氣不順，居然鞭答了三十名之多。這是我每天所最苦惱的一件差事，不但勞力，還要勞心。因為犯人們被鞭答時所發出「老爺！老爺！」哀求的呼聲，我的心是無力抗拒的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：日本人真有一股橫勁，日本人自殺時常常用刀子在地上割一個方形的窟窿。今天我看前兩週的日日新聞，日本的敢死機撞沉了一艘美國的戰艦，那個敢死機隊長說：「我們要用這種玉碎的办法，對付敵人！」

下午，在看守的監視之下，在監房外面作工。黑房子裏悶久了，乍一到光天化日之下，這樣更豐富了我對於黑暗中的事物的回憶與認識。

十一月十六日：一位拘押已久却從未過堂的難友，神經錯亂了。他咆哮的痛罵着人類不應該有監獄的，監獄是人類的罪惡，並大聲呼籲全體獄友團結起來，搗毀監獄！大家衝出去，到一個理想的國家去！那裏沒有監獄，沒有野獸，沒有警察和特務，沒有一個日本鬼子！一邊罵着，一邊用手拉撼着鐵柱子，或用牙去咬。過了一會，看守把他架出去了，據說已安排他到另一個嚴重的地方去。

十一月十七日：早上，又有一位青年犧牲在這法西斯的監獄裏。他是自殺死的，夜間用葯瓶子割斷靜脈，流血過多而與世長辭。昨天，這位青年還向我說：「人生大不了也是個死，他不願意再在獄中掙扎，因為涼水已把他灌成廢人，就是出獄後也沒有什麼作爲了。」他表示不甘苟延殘喘，又無能反抗，言下無限悲慟。我勸他，他只是搖頭。果然他自殺了，從他僵硬的身軀，枯黃的瘦臉，我看見了一羣毒蛇猛獸在張牙舞爪！

十一月十八日：過午，由外署押送來五百多名勞工，每兩個人一副手扣子，每五對拴成一串，看情景比犯人還要受虐待。這批勞工是預備送到佳木斯鶴立煤礦作工的。佳木斯是寒冷地帶，他們沒有禦寒的衣服，每天僅吃限定的幾兩高粱米。他們明天坐早車到佳木斯去，我在隱隱作痛，我估計這批善良的中國人民，不成問題的是被無辜的犧牲了。

一八六號真有吹的，他果然釋放了。並且當日就給我送進許多食品來，還特別給我帶進幾針注射葯，因為他說我的牙齒壞了，應該注射石灰質之類的葯劑。從他的言行來觀察他的爲人，我感覺他有點綠林派的作風，總算提高了我對他的估價了。

十一月十九日：日本犯人包東西用的東京讀賣新聞，從那上面的字裏行間，已經可以看出日本的陸海空軍在毀滅着。對於這一點，人人都抱着幸災樂禍的態度，許多人在希望着：像日本這樣野蠻的國家，應該快點滅亡。

十一月二十日：今天又死了三個犯人，一個是有主的，由家屬將屍體領回。其餘的兩個裝在垃圾車裏，扔到萬人坑去了。有許多難友都是無親無故的，尤其一個犯人如不是從家裏抓來的，警憲是決

不讓家屬知道的，並且還給弄個化名，這樣一來，死在獄中無人知道，暴徒們也不負什麼責任了。

十一月二十二日：早晨，我提出一個曾在小豐滿修築工程裏當過小工頭的犯人，他和我談起小豐滿的偉大。他說：「小豐滿的動力，可以使中北滿的電燈光亮起來，使中北滿工廠的輪子轉動起來。水堰的儲水量，五分鐘可淹沒吉林，十分鐘可淹沒長春。但是，因這個工程死的中國人真不可數計，在嚴冬的時候，一百人一堆的屍體，好像無數座小的屍丘，令人慘不忍睹。小工頭固然說明了爲此一工程喪失的生命，竟是偌大的一筆血債，但也說明了爲此一工程的偉大——這真是一勞永逸的工程！」

十一月二十三日：這兩天犯人死亡較多，日本人譴責看守們疏忽衛生，又飭令再消毒。這是僞善者掩飾自己罪惡的藉辭，日本人對於說漂亮話的技倆，一遇到機會就要施用。在某些地方，在某些情形下，日本人也是殺人不見血的！

十一月二十四日：一八六號特別託姓張的看守給我帶進幾種雜誌，和許多最近出版的報紙，還有一部官場現形記。恰巧徐看守祥也給我帶進一些書來，古書是史記，新書是中譯本的現代哲學之改造。精神食糧很充足，兩個月內可告無虞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：上午作消毒工作，下午晒毯子，晚上給看守寫報告，今天的工作又繁重又緊張。

十一月二十六日：早晨醒來覺得冷點，打開窗子一看，外面在飄着雪花，滿地都白皚皚的。一位難友悲慘的歎息道：「這又是一年了，何苦呢？誰犯了什麼罪！」觸景傷情，他一定很憤慨的。

因爲下雪，留置場內格外清冷陰慘，看守們把大門鎖好，都在看守室擁爐閒扯。我也便和各號內比較有思想的犯人談談。他們紛紛詢問我近來時局的情形，有的引證報上透露出的日本海陸空脆弱的

跡象，對於日本的危機加以種種推斷和評論。這些日子我們談的很好，在這寂寞而又無聊的獄中，有意義的談話，自然也能給大家一點心靈上的慰藉。

十一月二十七日：心裏很不寧靜，因為聽說要往外邊轉我，特科很顧慮我在外面掃地，恐怕我搬弄什麼是非，尤其對我逃獄的印象太壞了，將永遠把我列在危險人物的欄內，這種態度他們是不會改變的。犯人在獄中毫無用武之地，說不到防禦，只有聽憑壓迫者的擺佈了。

看守徐祥告訴我：沒事少和號內的犯人談話，多加檢點。他又說：日本人對你總不信任，對你的壞印象永遠也改正不過來！

十一月二十八日：這兩天，我的心情比較浮動，我很注意挖窟窿的工具，並且試探外邊的小鐵窗戶是否能夠弄開，假如可能的話，我仍然要跑一次。否則，日本人總是想辦法收拾我，日本人太卑鄙了。獄中有許多嫌疑份子被囚禁致死，何況我的思想已判明與帝國對立，自無寬恕的餘地，這是我所畏懼的，我又開始留神跑的方法和跑的機會了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：剛被釋放的難友某君，密託看守給我帶進一塊香皂，一條毛巾，一包鹹菜，還有許多切成一段一段的大葱。

六號內又有一個犯人瘋了，忽而唱二簧，忽而唱梆子。他說人早晚都得死，早死早脫生，輩輩過年輕。他似乎獲得解脫了，顯得很快樂，在號內扭秧歌來了。

十一月三十日：「冒險如無益，我們就必須等待着，今天除了忍耐，什麼都等於無用。你昨天所談的是一個嚴重的錯誤，我們需要臥薪嘗膽，不要短視，在這種場合，忍耐並不是懦弱。想一想，你

以爲如何？M謹白。」

上面的話，是留置場裏一個最出色的難友M先生寫給我的答覆。M先生不但有理論，又沉靜又有智謀。因此，昨天我會和他談到策動犯人越獄，他認爲這是頂危險的事，他以爲只有忍耐才是最智慧的表示。忘了是那個難友也曾經和我說過：除了使日本人把你看成愚蠢而外，別的無論對你有任何的看法，都是禍了。

十二月一日：全留置場大掃除。

十二月二日：許多犯人，在監房裏枯坐無聊，便常在牆壁上圖鴉。每一個監房的牆壁上，都有用木梢磚片刻繪着的詩草，短語，圖畫等，甚至有些犯人劃很多的道子記他們災難的月日。雖然是亂寫亂塗的，但在靈魂深處確蘊藏着無限的慘痛。今天我在樓上七房的壁間，看見一個圖畫，筆道遒練，構思偉大，這個畫裏面所描繪的是一田中特務股長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椅墊下面覆壓着許多亂髮蓬蓬的犯人，他手摸着頭，俯首尋思……。」

十二月三日：又新添了一位女犯人，她和我說她的官司還沒有判明，是女扒手或者是蘇聯的女間諜。她從去年就被捕了，她已經換了四個留置場。看她的樣子一點也不縮首縮尾的，她比好怕事的知識份子硬實的多。

晚飯，高粱米飯裏加豆餅了，又辣又苦。有許多的犯人餓的已經抬不起頭來，這樣更加重了犯人飢火的燃燒。

十二月四日：夜間翻來復去的睡不着，我的肝氣很旺盛，我憤懣不平，本來糧食是我們的土地出



產的，播種收穫都是我們的勞力和血汗的成果，不但不給我們吃，還餓着我們。她媽的，這還算什麼人間！很晚很晚的才睡着了。

收拾了一天倉庫的東西，活比較重些，又兼夜間覺睡的少，感覺太疲乏了。

十二月五日：午前，在倉庫裏作活；午後，和紅樓轉來的日系佐藤犯人談了許多話。

十二月六日：紅樓裡新抓來幾個重要的犯人，佐藤從昨天也貶到黃樓裏來了。我們在紅樓是相識的，但沒有談過多少話，這兩天我們談得很親切。佐藤是在偽建國大學執教，還有他的兩個朋友也是學者，和我也都認識。前些日子因得肺炎死掉了一個，據佐藤說是日本少數的經濟學家。另一個也不知道特務科安置到那裏去了。他是昨天特務科叫他遷到這邊來的。他們是在前三年同時被捕的，被捕的原因是他們和在中國住着的日本反戰聯盟會長鹿地耳有來往，就這一點蛛絲馬跡，竟成了他們犯罪的證據。但他們非常的倔強，他們已經向日本的特務們面前承認，「不但反滿，同時還反日。」他說特務科的日本人非常的忌恨他們，早晚要把他們害死的。他又和我談了一個重要的見解，他說：「善與惡兩個陣容，最後決定勝負，並不是決定於善與惡的理論上，而是決定於雙方實力的比較上。日本行動的根據雖然是惡的，但是科學，政治，經濟，軍事諸種政策，都能配合而形成巨大的力量，將來這個力量的消毀，不是因為對方的道德優秀，而是對方的力量比這個力量更優秀。」

十二月七日：中國人是善於想像的，他們可以憑藉着一種空虛的假想，自欺欺人，甚至把這種空虛的假想作為未來的希望；而此毫無把握的希望，又使得他們現實極其狼狽的生活，可以苟延殘喘的拖得很長。我時常聽到有人和我說後方的人物如何神奇，山洞裏儲藏着多少千架飛機，大砲，坦克車

等，新疆建設的也已成了天國。今天又有人說：在某某山谷中，前數年由中國某某將軍訓練的猴子軍出奇致勝了，殲滅日本五個精銳的師團。類似這樣的神話和傳言，有許多人在高談闊論，有許多人在傾耳敬聽。

十二月八日：因爲太平洋上的戰爭趨緊，於是有一個顯著的變化，即日本的狐疑心加大了。這兩天捕捉的知識份子不少，樓上樓下各監房都滿滿的了。據看守們傳說，警憲方面正在勘察着適宜的地址，將有計劃的逮捕大批的知識份子，這話我是相信的。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所謂知識份子有一種看法，他們眼裏面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大體是不懂得理論，沒有思想，而僅是常識稍豐而已。他們曉得這種人不會有什麼了不得的作爲，但他們認爲這種人最低限度也是好說話的，愛把事情過分的加以渲染，往往把事情弄的治絲愈亂。他們很討厭這類的知識份子，他們以爲這類的知識份子可以使社會騷擾和嘈雜。

十二月九日：因爲紅樓裏新要犯很擁擠，鄢叩鳴也轉移到黃樓裏來了。乍一見他嚇了我一跳，他的臉胖腫的像個麵包，特別起發而又帶亮光，一點也認不出來了。我們是同犯，我馬上就意識到掃地工作立刻就會結束的，我們倉卒的談了一些話。他告訴我：雖然胖腫一點，可是身體並不要緊，又說小西向他說可能或釋放他。並囑咐我特別小心，因爲小西批評我太可惡了！我告訴他：小西若再問到有關我的事情，切記不要說相識我以前的經歷和學歷，以及牽涉廣汎的言語更要守口如瓶。

到徐祥看守的班，我正要向他談話，他反先和我說了：因爲叩鳴轉來，特科的條子已經批交看守室，明天把你轉押到通路警察署留置場去，去了找劉警尉提我就可以了。我又再三囑託他明天給劉

警尉打電話關照我，或者遇着時再特別說一說。又把我在監獄裏所記載的文字，也拜託他特別給予保存，他都慷慨的應允了。

三十四年，四月二十六日：午前十一點鐘又轉回黃樓留置場來了。馬上官復原職，開始掃地工作。回憶這四個多月的時間，我對長通路警察署沒有什麼挑剔的，劉警尉是很幫忙的。雖然不能寫文字和閱讀書籍，但衣食住可以說是沒有受着委曲。掃地給飯雖早有犯人擔當，可是差不多每隔一兩天我要出來很長的時間作一種特約的工作：「添造接送勞工的人名冊子。」偽滿是用很多人很多的，因為各地的生產工廠，開發團體，大工程作業，早已把閑人吸收淨盡。在偽國境內你不會聽說有誰在喊失業的。因戰爭關係，各工廠都採日夜輪班制，需要的煤量驟增，所以各礦坑必須增加很多的勞工去採掘，始能供應各工廠用煤的需求。勞工是需要很多的，勞工的來源，大部份的是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代為雇庸，還有各地的戰俘也要到礦坑去服勞役。偽國境內的勞工，不是輕微的罪犯，就是日本人認為與大東亞戰爭無關的行商坐賈，也被抓了勞工了。這些個勞工比犯人看管的還嚴緊，像犯人一樣的關鎖在監房裏。當發配到礦山去的時候，不但扣上手扣子，還用繩子一串一串的拴起來。勞工出發多半是天黑以後，世間許多的罪惡都是在黑暗裏進行！當每隔一兩天一批勞働羣離開留置場而在夜色裏消失他們的形跡時，我總是擔心他們這一路的風霜及躓入礦坑以後去的危險。礦坑裏危險重重，常因煤層的坍塌砸死勞工，聽說本溪煤坑裏失火，有好幾千勞工都燒死在礦坑裏了。在全滿各地有千萬個警察署，都在動員勞力，日本無論有任何的犧牲，也必須先由我們的血墊付。

算起來四個多月的日子，我完全和勞工們打交代了。

四月二十七日：蘇聯軍二十四日接近柏林邊緣，二十五日已突入柏林東市區了。戰爭是慘烈的進行着。英美的飛機轟炸德國的都市，動則千架以上，德國是抵抗不住了。的確善與惡是不能肯定勝負與敗的，惟有實力才能說明戰爭的最後是屬於那方面的。

我探悉鄒叩鳴的消息，他在兩月前已轉到旁的地方去。但放心的，聽說他的病痊癒了。

四月二十八日：日本人要瘋狂了，他們對於「合理合法」越發的背道而馳，任意拘捕良善的人民們，並以刑訊強迫口供。這幾天因爲皇軍戰爭也失利，更大事捕人。現在黃樓裏的犯人已突破兩千伍百人以上，這是犯人最空前的鼎盛時代。也就說明了必須的壓力是什麼？恐怖統制的威脅是很大的，當我沒有被捕之前，不法拘捕的恐怖已懾服了所有淪陷人民的心；中國人向來是好說話的，但是「閒談國事」的沒有了，有時候汽笛子（警察常用此捕人的車子）一響，人們的心就會不安的跳起來！

四月二十九日：偽大同報載：「因敵機盲炸，政府爲體念犯人的安危，正考慮計劃把犯人疎散到安全地帶去」。這一考慮計劃雖不瞭解，但對於犯人決不是善意的，倒可以斷言。

全留置場的犯人，都佩帶一個適合於空襲時的記號，分甲乙丙三種號碼，一號至一百號的號數爲甲號，一百零一號至二百號爲乙號，二百號以下者爲丙號。據深知此作用的看守告訴我，這種標示是到空襲劇烈時，丙號釋放，乙號取保釋放，甲號必要時槍殺。佩帶記號的意義也許是這樣的，不過到非常時完全槍殺甲號是絕對不可靠的，因爲甲號裡有兩三名快要釋放的日本人，我和一個已判死刑的殺人犯也是丙號。由此，我斷定這個秘密，只有日人泉原看守主任他一個人知道。

四月三十日：各署又送來五百餘名勞工，準備會齊到密山去作什麼工事的。監房內驟然多了這麼

些個人，連脚也擱不下去，晚上睡覺也躺不開了。大家都蝟集在一起坐着。長長的夜，等待着天明。

五月一日：寫了一天勞工簿子。

五月二日：方才伺候着一大批五百餘名的勞工走了，接着又辦才送來的一小批三十餘名勞工的入號手續。

內中有一名勞工，從鞍山拾來一塊爆破的彈殼，拿出來叫大家賞識，大家都知道這是對付日本的玩意，大家爲此而喝彩。監房內是不准有五金類的東西存在的，我恐怕他們因此受懲罰，便把這塊彈殼要來沒收了。

五月三日：一位年輕的女犯人忽而死了，她死的非常的突兀。她昨晚過完堂回來，還罵日本人太獸性！我想像她被日本審問官強姦之後，爲了滅口，又給她吃了毒葯。所以今早起來她的身體已經僵硬了。

五月四日：也許是因爲昨天那位女犯人的死，我受了一點刺激，夜裡頭痛甚劇。躺了半天，下午一時才掙扎着起來，晚飯吃的也不多，早早的又睡了。

五月五日：頭不痛了，把外面的窗子完全開開，透進很多新鮮的空氣，更覺得輕鬆適快。

午後沒有提犯人過堂，顯得比每天清靜。我和一個滾馬強盜閒聊了很長的時間，他告訴我他們殺過很多人的事情，九一八事變時他親手打死過兩個日本人還有一匹大洋馬；我又向他領教了許多的黑話。他的爲人的態度倒很直率，差不多綠林派的人都好交朋友，沒有什麼彎彎曲曲的。

五月六日：下午二時整，空襲警報的汽笛響過去了，但沒有在偽首都投彈，不定把那都市炸了。

空襲警報之後，炸彈馬上就有掉到頭上的危險，可是犯人似乎也沒有什麼異常的不寧靜，犯人是亡命徒，犯人就怕出的事小。過了一會空襲警報解除了，各號的犯人都在相機耳語，看神情積鬱略洩。

五月七日：報紙發表五月二日德國投降了，歐洲方面的軍事遂告一段落。整個的世界戰只有日本在東亞唱獨腳戲了。

另外還載有希特拉的一段趣聞，當佔領軍搜索希特拉的居處，左近地上雜亂的躺著許多的死屍，有的都燒焦了，但沒有發現希特拉。但聽說希特拉在柏林陷落前六天，和他的情婦布拉溫女士結婚了，然後又一同自殺。

五月八日：一個新轉來叫陳恕的看守，和我攀談很久，一點獄卒的惡習也沒有。由他的談話中，知道他愛好文藝，還寫過許多小品文。家裏藏書很多，他說給我帶些書籍，調解調解這裏邊的苦悶。特務科命令準備一間寬大的監房，大概又要檢舉大批的新犯人，我照命收拾出樓下四號最寬大的監房來。

五月九日：夜間在朦朧中我就感覺嘲嘲的抓來的犯人不少，第二天起來，差不多樓下各號都添了一個新犯，這是案情比較重大的，四號內也滿了，這是比較案情輕微的。非常時所有案件都是速辦速決，一天的工夫把捕來的一千人犯，差不多都拷打的帶了輕重的傷痕，案子也判明了。這個案子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們打算改朝換帝，在犯人的當中，有未來的大皇帝，軍師爺，司馬大元帥，以及其他的文武百官，據說還剿來一顆畫着龍的玉璽。這些人犯都比較性情似乎古怪生硬，他們都是受了邪教的毒，旁的不用說，大皇帝算是蒙難了。

五月十日：大皇帝真是有點名符重望，看守們誰換班都先朝見朝見，還有兩夥日本人也朝見過。皇帝的脾氣挺古怪，似乎不願和凡人交談，皇帝這種態度觸怒了劉扒皮（看守），劉扒皮把皇帝打一頓鞭子，皇帝垂頭哭泣了。無論真皇帝假皇帝都是受人利用的傀儡，皇帝本身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。我想像輔佐皇帝基業的軍師，一定是足智多謀的，我和軍師談的結果，果然發現這個滑稽事件是他主動的，他不過利用皇帝的名義，叫信仰他的臣民們納貢而已。這是一個惡劣趣味的騙局！

五月十一日：陳看守給我帶來幾冊日本人寫的文學書籍，還有一包糖菓，我全部謝收了。

陳對於假皇帝案，評論說：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梵爾賽條約簽定後，各國駐軍撤退了。德國對於法國佔領區所遺留下的低級習慣，成了德國最頭痛最可怕的威脅。我國還有一部分人民，保留着許多年代以前的習慣思想和信仰，而且牢不可破。假皇帝案便是屬於這一類的。」看守之中，我最喜歡陳，他的言論思想人格遠非一般在犯人身上找油水的看守可比。

五月十二日：陽歷五月的天氣，春濕的東北也暖了，可是見不着陽光的監房，依然很冰冷的。一個小販，年近六十歲的老犯人，昨夜凍死了。身子曲縮着，破爛的衣服，筋肉暴露在外面。

勞工來一批，多半是面帶菜色的老少殘兵，看樣子他們活着已是一種掙扎，妄談在礦洞裏去從事辛苦的勞動。——這是壓力的最高度的表現！

五月十三日：一個日本看守給我半飯盒餃子，我恐怕裏面投入什麼藥石，我拋在垃圾箱裏了。

五月十四日：晚上，陳看守問我「馬克斯的學說」怎樣？我回答他說：「馬克斯的學說，是廣大人羣的營養站。」但是馬克斯學說逐條的思想和理論，也絕對不會永恆的逐條的沒有差別的適應人類

社會的要求。一種學說，經過人類奮鬥歷史進步的熔冶，其一部分雖然越熔冶越純，但每經熔冶必有被遺棄的殘渣。馬克斯的學說，在現在可選擇之點很多。」

五月十五：在衆犯中的日本人裏頭，你可以找出各樣的實用人材來，修理電氣的，修理水管子的。今天有一部分電燈不着，提出一個曾在工科畢業的日本犯人，馬上把微結找着修理好了。這是日本比我們真正強的地方。

五月十六日：今天大掃除並室內消毒。

五月十七日：看守們告訴我明天整理倉庫，叫我拔選兩名優秀的犯人幫同作業。

六月二日：起早睡晚的在倉庫裏工作了十幾天工，今天結束了。

日本關東軍招集各機關首長齊集南嶺，參觀日本試驗新發明的電的新武器。試驗時，電沒有調整好，把發明者電死了，新武器便沒有成功。這一個發明家的死，是日本沒法估計的損失。對於這次的戰爭，日本國內有許多這樣的輿論：「他們相信他們的軍事，政治，經濟，都沒有失敗，他們承認他們失敗的是科學技術不夠。」這種觀點雖然是以殺人來立論的，可是今後凡沒有科學的必被統制或滅亡。

六月三日：兩個看守彈壓着我們幾個犯人！在留置場旁邊的隙地，種植大麻子。大麻子可以製飛機用的滑翔油，這是預備獻納的。我們幾個犯人脫了上衣，在陽光底下熱烈的挖掘着土地，汗也流了，一陣一陣的微風從我們的身上掠過，我們覺得大自然太美了。

六月四日：監房裏又多添了兩位編輯和一位愛讀思想方面書籍的犯人。他們被捕的原因很簡單，



他們不但不高興給贖武主義者捧場，他們大概還給贖武主義者喊了倒好！

六月五日：從看守們議論紛紜中，我知道同江縣的監獄暴動了。裏邊有政黨鼓動，縣警務科的警察和監獄裏的看守也叛變了，屠殺了不少的日本人，副縣長也死於非命；看守們又議論到樺甸的不靖，有許多紅軍又從森林裏出來打劫日本的軍需。這些個動向，也足說明不甘壓迫的人民都起來了。

六月六日：一個犯人因忍受不了重刑自戕了。看守們從他的衣服上搜出來用血給家人寫成的遺囑：「運動出國證，趕快回關裏老家……」

六月七日：當然是戰局的關係，我覺得監房有些不可思議的令人欲死的威脅！

偶患輕微感冒，晚上吃了兩片阿司匹靈，早早睡了。

六月八日：夜間出了一點汗，就痊癒了。但躺了半天，午後才開始正常的活動。

日系看守新寶接班之後，一言未發，圍着留置場的平台整繞了兩個鐘頭。日本人是有些苦悶了。

六月九日：寫了一信委託釋放的犯人帶出去。

陳看守給我一飯盒餃子，還有一本「華每」半月刊。

六月十一日：兩個犯人是從奉天抓來的，我問他們奉天的景象，他們說奉天雖然炸過了，可是一切照常，沒有絲毫紊亂的跡象，治安當局處處小心了，老百姓也處處小心了。生活的情形，似乎更趨嚴肅！「完，快完，」這是兩年前人們對日本的估價，但現在戰爭仍然在持續，可見一般人的見識非常輕浮？日本這個國家很古怪，雖然是帝國主義，但施政有許多的地方難以社會主義的制度。日本的專制政體，所以歷久不變，不但是因爲有制度維繫着，同時還採用了接近現實的制度維繫着。

六月十二日：從一張舊報紙上，我看見日本學生對於科目選擇的統計比較，選擇文學和美術的約佔百分之五，其他百分之九十五，都是選擇工農和物理化的。日本的教育引導着學子們趨向實際了。

接待了各署送來的五百名勞工，忙了一大陣，當晚就開赴增產地區去了。

六月十五日：楊大華是個賣苦力的，他用他的勞動的資本，養活着他的兩個老人，一個妻子，三個孩子。他的筋肉因疲勞過度，顯得太蒼老了。他因為給朋友作保，被押了兩個多月，新近才釋放的。當他在監房裏頭的時候，我是常給他飯吃的，我並不是可憐他，是因為他勞苦多報酬少而為他報打不平。

他總算是沒有餓着，他把我這種行為看成是一種恩點，他託張看守給我帶進一大包鹹菜，十五個窩窩頭，還有一張字條，那上面的字很簡單，說很感激我，他沒有錢，若有錢就給我送些好的來吃，這不成敬意的東西是人心的表示。——我感動的落淚了。

六月十七日：上下午警戒警報各一次，完全是一場虛驚。

六月十八日：徐祥看守囑告我日本人不高興的時候，處處要小心，尤其寫什麼東西更要注意！

六月十九日：一本很滑稽的老舍選集我看膩了，我覺得過分的滑稽容易忽略讀者對內容的注意。

六月二十日：在留置場內突然一個東西爆炸了，濃烟和火藥味霎時充滿了留置場，火花四濺，號內的犯人都亂了，有的喊開門，有的扒鐵柱子，長長的頭髮都驚嚇的豎立起來。看守們也手忙腳亂的慌了神，怪態百出。未幾就被撲滅了，原來是一種秘密性的演習。還有一個日本人講了許多話，他認為在非常時如此的錯亂，傷亡和損失是會增大的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：晚上我給看守們講了兩個故事，內容講的是舊的在破滅，新的在滋長。

六月二十二日：一具死屍在大鐵門旁放了兩天了。死者是哈爾濱的，電報已拍出兩次，但領屍的還未見來。都有臭味了，大頭蒼蠅也飛來飛去的，我多多的灑了一些消毒水，臭味還是掩蓋不住。

六月二十三日：早飯以後，一個婦人攜帶着兩個孩子把他丈夫的屍體哭哭啼啼的領走了，對於這樣的情景雖然很難過，但也好像是除了一塊大病。

六月二十四日：洗刷留置場和消毒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：犯人注射防疫針。

夜裏又和陳看守商討逃跑的事，他已經在看守室給我準備了一套警察的服裝，預備相機化妝逃走的。我們相信逃很容易，逃出之後的存站是很難的。我們決定到兵慌馬亂的時候逃跑，因為想像那時候是很危險的，日本就是不把我們這類的犯人下了毒手，也得活活的餓死困死的！

六月二十七日：今天的局面，日本雖然不甘示弱，但危機已達頂點。監獄的管制也加強了，看守整增加了一倍。真是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我們面對這樣緊張的情勢，實憂懼未來事實的照會。

六月二十八日：晒倉庫裏的囚衣和毛毯。

六月三十日：犯人疎散的消息，又傳播起來了。犯人惟恐怕「疎散」還包括着其他意義，總以為日本人在臨死之前也得找一個墊背的，犯人心情因之不穩。這倒不是犯人的多想和惶惑，這純粹是日本殘暴的性格太令人叵測了。

到了陳看守的班，關於此我和他商討了。他同意疎散命令什麼時候到達就什麼時候逃跑。我們的

目的地，計劃初步先逃到錦州，往錦州南山生菓木園去避匿一時。那園裏有我一個姓黃的朋友，他是個有思想的人物，他帶着許多的書籍，隱遁此處，裝聾作啞了。

七月一日：一位白俄犯人，六十歲的高齡了。案情很複雜，他病的很久，今天死去了。這個老犯人性格很倔強，他能控制住自己的痛苦，從不發出哼哼唧唧的難過的聲音來。當他不能吃東西僅能用一點白水的時候，我告訴他隨一點便，但他還說「團體生活應該自愛等語。」這話真豪氣！的確我們聽到一個人長吁短嘆，或哼哼唉唉的，不但使人心情不快，同時背脊骨還有點發冷，於是我們感到這樣的人太沒有意味了。

七月二日：撥了一天監房的鐵柱子。我感覺這種東西非常的蠢笨，它不能限制人類的違法，更不能使人心就範。我深信這一根一根的鐵柱子，完全是法西斯集團暴虐無道的實據。

七月三日：今天仍然掃除留置場的全部，因為明天有來參觀見習的。

七月四日：見習來的是全滿各地受訓的警察和憲兵，受訓就是教以殺人的技術。他們在留置場裏面停留了很長的時間，他們研究留置場的管理方法及犯人的生活情形。

七月五日：又是一個慘痛的場面，一個挺硬實的漢子，堂堂的走出去過堂，回來時便被兩個特務架曳着，閉着眼睛，頭也抬不起來，曳到號內摔在地板上。呻吟了片刻，這個硬實的漢子就犧牲了。

七月七日：由於德國降伏，日本勢將日暮窮途了。但日本政府非常強硬，報紙還在白日說夢，大放厥詞。我真奇怪日本這種窮兵黷武的精神，不悉延續到何時為止？日本真的要打到最後的一兵！

七月八日：比較更加緊，看守們在留置場裏都帶上槍了！

七月十日：今天報載市立醫院的一個日本女護士，因鑒於皇國決戰之際，用血書致關東軍司令部，誓抱奮勇要在野戰病院看護受傷的皇軍勇士們，以報效國家。

七月十一日：深夜裏睡不着了，我從鐵柱子的隙縫，窺見日本看守鈴木提着一個小瓶子灌酒，一面喝着面流着眼淚，很傷感的樣子。他是一個憂國之士，我品驗他每逢報紙上載有皇軍玉碎的消息，他總是顯出來的悶悶不樂。

七月十三日：外面風在颳着，雨在下着，我坐在椅上沉思：我想這鐵柱子裏圍着的這些飢餓焦黃的囚犯，他們犯了什麼法？他們因為生長在一個舊的封建社會裏，才使他們逢着這樣的不幸，而又毫無作爲。

七月十四日：監獄裏的流言蜚語也很多的，這是新犯人傳說的。什麼佳木斯的犯人全叫日本打死了，快要抽犯人的血給傷病兵注射。亂世的消息像鉛塊一樣，重甸甸的壓在人們的心坎上。

七月十五日：這兩天犯人死的太多了，死了的是逼死的，活着的是又成了機器。殘忍的日本啊！你們想在人們的血泊中，鞏固帝制的基業嗎？

七月十七日：食堂裏這群東西沒有一個好貨，飯總是燒的生的生熟的熟，今天的米煮的還一個粒一個粒的就擰了來。有一個犯人咀咒着說：「這那是飯，簡直是小槍彈！」

七月十八日：近來我有點感於目前的表面現象，我好像看見於不久的將來會有這麼一種境地實現：「人們不必再恐怖了，在熙熙攘攘的情況中過日子，有工作，有飯吃。」

七月十九日：M今天和我說：我們將從這個空前的厄運中翻轉過來；但這個厄運也許使我們不可

預測的毀滅了！」我同感M的話。

七月二十日：這兩天的戰爭消息報道，不是日本本土被炸成火海，就是接近日本本土島上的駐軍全部玉碎了！日本的抵抗雖不示弱，可是沒有還手之力了。

七月二十二日：疏散犯人大概是決定快實行了，但公文還沒有到。我和陳看守交換意見的結果，三十六釐還是走爲上策。

七月二十三日：犯人們都非常的恐懼，彷彿災難要臨到自己的頭上了。但有何辦法？只好靜等着有什麼事情發生！

七月二十四日：和陳看守研究跑了以後，在路途上可能遭遇着的困難與應付的道理。

七月二十六日：夜間搜查各監房有無異狀。

七月二十七日：日本人每日按時作息，未或有懈怠的精神，值得學一學。

八月一日：十三，十五，十七這三天開始分批向安全地帶疏散犯人，有許多的犯人咸以爲這是一種報喪的訃聞！

八月二日：送走了一批勞工。

夜裏和陳看守商量，決定十一日早四點他當班時一同逃走，因恐新車站露了馬脚，所以徒步先到南新京（南長春）去，再乘慢車到奉天，當夜可換車赴錦。我們計劃妥善了，我企盼着這個有意思的日子來臨！

八月三日：犯人是增無減，昨天勞工佔的空房，今天又抓滿了。

兩個因爲漫散流言的犯人，大概日本人討厭愛說話，把他們的嘴都打的張不開了。

八月四日：人的生活完全是寄託在未來的希望上，自從逃走變成我的希望之後，便有一種遠景在前面，使我追求的心頗爲嚮往。

八月五日：六七名日本犯人全釋放了。據說當兵去，將功折罪。有消息可能於兩三日內，使犯人舉行待避演習。

八月六日：兩個看守看押着我們兩個犯人，在瀟灑而愉快的陽光下，搬卸防空器具。大同大街已變的不像樣子了，一道一道的防空壕羅列在街的兩側，土壠堆的高高的，來往的汽車在土壠中行走，僅僅露着一個車頂。

八月七日：今天有一個重大的消息，即美軍於昨日使用怪炸彈轟炸廣島，怪炸彈係用降落傘携彈投擲者，廣島市民傷亡極爲慘重！日本對美軍使用這樣毒辣的手段，大罵美國沒有人道，美國的美字，也都帶上犬字旁；並呼籲全國臣民團結一致，誓報此仇。

八月八日：看守們也亂嚷嚷怪炸彈的威力，說是廣島炸的沒有了，被怪炸彈炸了的地方，六十年以內不生草。總之美國使用此怪炸彈，誠爲日本最重大之威脅！

據新抓來的犯人說：外邊謠言很多，因怪炸彈的威脅，日本將放棄本土，全國軍民退守滿洲。

八月九日：莫斯科廣播蘇聯對日宣戰了。這一個消息，使人們的心花怒放！

怪炸彈始悉爲原子彈，但性能仍未論及。

八月十日：今天犯人防空實地演習，我們都穿着膠皮長腿靴子，帶着防空面具，許多的警察全武

裝哨戒着。至四時才完。

晚上又和陳看守交換很多意見，準備翌日黎明前逃獄。

八月十一日：一夜也睡不着，四點鐘我就起來了。我穿上一套早就準備好的警察服裝，還帶着一把短刀，我們剛要走，大鐵門就有人拍了兩下，真是恐慌萬狀！陳看守馬上又把我送回監房，我全副武裝進入監房，趕快蒙上一條毯子，把衣服偷偷的換了。陳看守把門開開有幾名滿日的特務牽進來了七八個犯人，門外邊還有警察們說話。這時陳看守說：老李起來幫幫忙！我出來和陳看守把犯人一個一個的關到監房裏，把警察服交給陳看守安置好，起伏的心才平定了。陳看守告訴我十三日再走。

由於今天的經驗告訴我，一切的事情都不單純，有的事情需要經過很多的波折，阻礙，仍在成敗兩者之間。

八月十二日：蘇聯的軍隊已渡過綏芬河，白城子那邊草道上也越過一部分蘇聯軍來。

蘇聯的空軍也開始轟炸中北滿的任務。新京也被炸了，第一監獄就落了一個炸彈，死傷了許多的犯人，還有兩個看守。

八月十三日：有一百一十三名要犯向外縣疏開，名單裏當然也有我，可是看守有意的把我列在第三批裏。今天兩點鐘，兩輛大囚車裝載着五十七名犯人，押送的看守完全是日本人，說是疏散到農安縣去，但是實際這兩車人是開往上吉林去的大道了。日本的居心是要把這兩車犯人開到山谷中去槍殺去，這兩車人的生命真是危險萬分！湊巧的很，這兩輛車出了二道河子走的不到三十里，有一部偽滿軍兵變，把他們搶救了。日本看守反而就地正法。當晚上這一個消息傳到我們的耳朵裏，我們就爲這



兩車難友們的運氣而慶幸！

八月十四日：因爲昨天出了劫持囚車的案件，新京市內的卡哨增多了，對於出入的行人盤查的很詳細，宵禁也延長了。特別是警察廳這一帶，日本兵也放了步哨！我和陳看守知道是走不出去了，只好在這裏面以不變應萬變。

情形是一會比一會惡化，日本人都紅了眼珠子。這是我們最危險的時期！

八月十五日：早晨起來就由看守們嘴裡說出一「今天正午十二時日本政府發表特別重要聲明。」十一點左右我從窗戶裡看大同大街，有許多的日本人脫着上身，帶着戰鬥帽，腰間掖着手巾，還在努力的掘防空壕，也有的在作着防禦工事；可是到十二時，日本發表接受波茨坦宣言，無條件投降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於此告終。當時有許多的日本人哭了，各種作戰的準備才行停止。

下午又有一部偽滿軍變了，偽滿軍官學校的學生也變了，他們以二道河子爲後路就在舊城裏邊鬧的很熱鬧，槍聲也稀疏的響着，老百姓們也勇敢起來，他們拿着木頭棒子就敢活活的把日本人打死，街上有好多的商店和住戶也懸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還有成隊的人熱烈的在高呼「中華民國萬歲。」這是一個才由舊市街跑回來的看守告訴我的。

五點鐘以後，槍聲更緊了。頂到兩點睡覺時，不但槍聲未息，小炮聲也夾雜着響起來了。

八月十六日：槍炮聲一夜也沒有斷，早晨仍然繼續着。

我在樓上偷着看一看大同大街的景象，防空壕裏都站着武裝的日本兵，對面紅樓前邊樹叢裏有幾個兵在架設機關槍，還有的兵頭上頂着用樹枝子編的帽子挾着槍站着不動，往車站方面開去八九輛載

重汽車，滿載着日本的婦女和兒童，每一輛車後面跟着三二十個拿着槍的士兵維護着汽車跑。槍炮聲多半都是舊市街打過來的。日本是投降了，除了那邊向這邊衝鋒，否則，這邊是不還擊的。

以大同大街爲界，一面是攻一面是守的射擊着，犯人有的嚇的魂不附體，哆哆嗦嗦的臥在牆根着；今天早飯也沒有吃，食堂的伙計們也不知道躲到那裡去了。

晚上六七點槍炮聲較稀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不時的用無線電警告：「日本業已投降，勝利國方面不要再發槍，靜待接收；否則恐釀成兵禍，關東軍無法負責等語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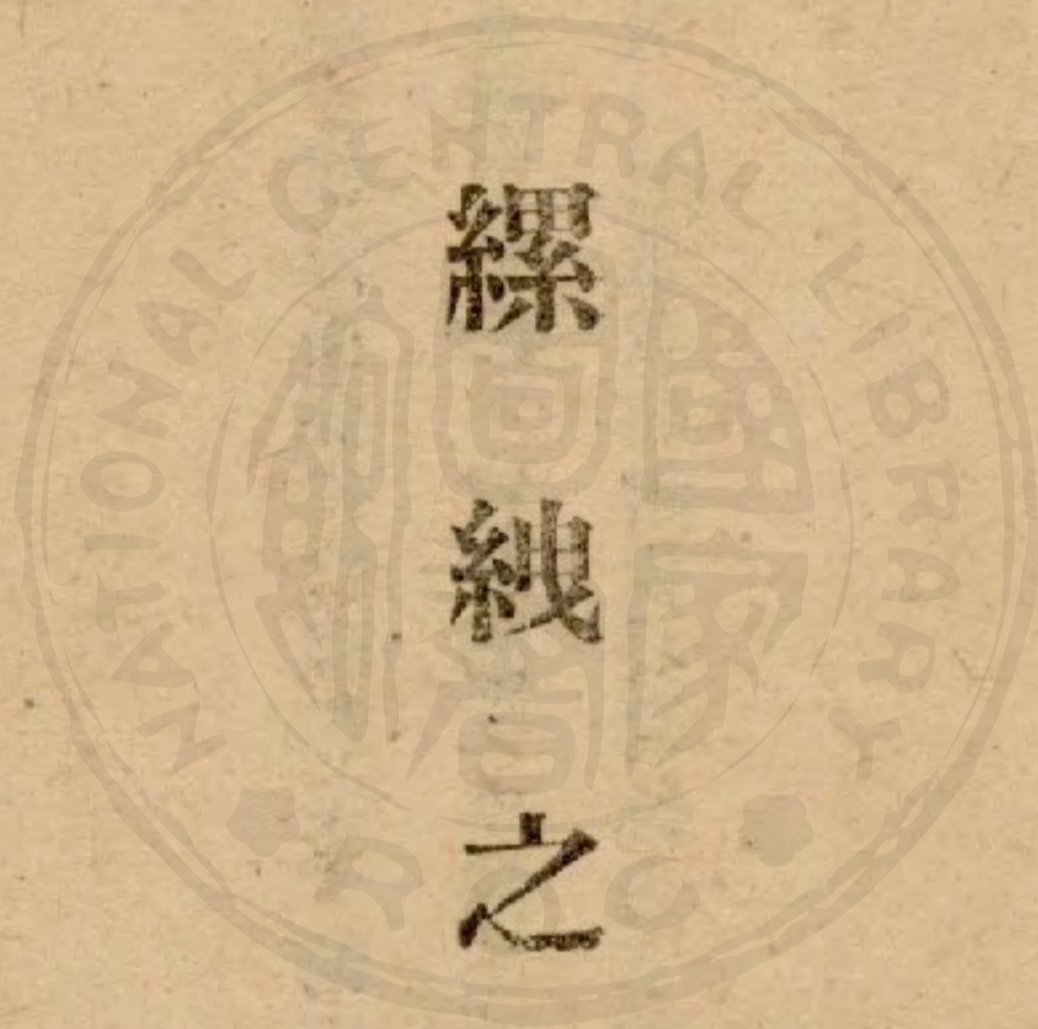
八點鐘日本看守主任泉原和我談話，他告訴我明天早四點起牀，澈底掃除各個監房，並把各個監房的毯子疊好數清。最後他叫犯人添釋放簿子劃了手押，又把各個犯人所存的東西和錢都發還了。夜十二點以後，槍聲就止了。

八月十七日：四點鐘起來，拔選了兩個犯人，我們開始了泉原主任指示的工作，九點鐘以前監房的裏裏外外，我們收拾得非常清潔整齊。泉原看了一遍很滿意，并語多獎謝。

十一點半鐘，泉原看守主任同一個警佐階級的警官到留置場內各處指點一陣，報告一陣，很熱誠負責的把交待辦完了。

正十二點，一個警尉進來向大家說：「中國勝利了！你們在這裏邊受了很多的罪，現在可以回家了，請大家把自己的東西拿着回家吧！」我把犯人的東西一份一份的弄清，並一一握別。

我是最後一個才走的，我第一步邁出留置場大鐵門的時間，是一點五十六分鐘。出了留置場，有一個警察護送我到安全地帶，並告訴我的走法。我一面走着一面想着：「我作了一個又長又惡的夢！」



書

這是在偽滿首都警察廳拘禁時和妻子的秘密通訊。在嚴格檢查下的通信是很冒險的，冒險的文字雖不珍貴，但裏面含着一種鬥爭的性質，這是我要附帶公開發表它的一點根本動機。

# 縲紲之書

## 致妻書

汝恆知己：妳的心很細，我想妳能够發現這信的。妳利用這個小洋鍋送東西是再好沒有了，鍋把的隙縫可作我們的通信處。慎重爲要！

我一直是很好的。這裏的一切遭遇，我都能應付；因爲我是主犯，過堂也是文明的談話，不會用刑的。勿念，勿念，勿念……。

祝好

妳的知己宏普謹白。三十二年，十二月，八日。

汝恆知己：得來信，無限興奮和愉快！

這是頂重要的，見信立刻通知鐵寒速逃爲妙！

告訴沈會長不要他承認援助過我錢，他請我當校長也是因爲他不知道我是「何許人也」，並嚴告他對我的事，抱一問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的態度，爲要！

密示張大可也是三十六招走爲上策！

特務科若向妳調查我什麼，妳堅決的說：「除了談一些關係生活方面的事，什麼也沒談過。李先生的事情，李先生個人最詳細，還是問李先生吧。」

倘詢問宋關羽，千萬說不知道，而且說根本沒有姓宋的和我來往過……。

速辦！切切！

祝審慎

宏普於十二月十三日。

汝恆知己：關於政治，經濟，思想性質的書籍，全部都藏起來。過去我曾讀過什麼書，家裏還藏有什麼書，他們正叫我開書單子，並且叫我把所讀過的書籍都要有一個講評，這是麻煩和頭疼的事。他們說不定還要檢查去，所以把我的書籍要早爲之所！

我的作品，不要付之丙丁，要秘密保存，尤其是「話因扶乩說起」那本小書，因有我三年搜集材料的時間和許多血汗在裏面，故必須顧及到它的安全。

我給近衛首相那封信萬不可焚燬，鄒叩鳴過堂時大概說了。特務科若要那篇文字就給他們，內容不過是反對戰爭，也沒有了不起的可怕。若把這篇文字燒了，也許更引起他們的狐疑。妳要知道文字性的官司比政治性的官司好打。

食物少送，要節約的。

祝安心

宏普於十二月二十五日。

汝恆知己：妳晚上可以到叩鳴家裏去，警告他家裡邊不要和警察廳的特務隨便說什麼。因爲說的我罪過越大，叩鳴的罪過也越大，我們倆是一件事情，這一點簡單的理由是不難明白的？

叩鳴在這裏好，告知他家勿念。

事情一會半會是完不了的，我們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。

勿念！並祝初禧

宏普於三十三年，一月，五日。

汝恆知己：近來誰也送不進東西來，這裏面的人情，是忽陰忽晴的。事件並沒有擴大，妳更不要猜度我和擔心我受過刑的，那都是妳的神經太注意我的毛病。

我太平的很，不要迷信一般的傳說，一個人一到警察廳憲兵隊就算完了，決不是這樣的。我以爲這裏的涼水，棒子，上大掛，以及使用其他刑具等，都是很有尺寸的。這尺寸並不是愛護犯人，而是要利用刑具的尺寸，發現犯人的組織和發現犯人的罪過。尤其對於一個重要的犯人，更視如珍寶，他們要在這個人的身上找材料，他們要在這個人的身上想多多的尋出不穩份子的線索，於是這個人無形中反倒有了一些保障，但這保障並不是善意的。

警察廳把我看的很嚴重，我就成了警察廳的貴賓。每次過堂還用食物賄賂我說實話。過完了堂，就坐在監房中寫文章。我現在所寫的文章題目，是各種主義的解剖。

不要以爲我受了什麼非刑，不過苦坐苦作而已。這裏邊的苦惱，我是能够周旋的，不過我希望妳把心放亮堂一點吧。

「加護子女！」關此，深望在夫婦愛情之前，有至高的表現。

勿憂，勿念，勿多想！

祝妳努力爭扎並寬大爲懷

宏普白。一月十日。

汝恒知己：案件，短時間是結束不了的，不過苦痛一成習慣，其苦痛也遞次降低了。究其實監獄的生活，我覺得比以前在北平某銅鋪住着讀書的那種生活，還舒服的多。教訓的收穫也頗豐富，監獄實在是我的練道場。

妳對我的犧牲太大了。我出去之後，一定必更加奮鬥。

我的事情妳不要惦念着，注意珍重自己和孩子們的身體爲佳！

祝健康

宏普於四月三日。

汝恒知己：我被檢舉，簡直是妳的最大不幸的遭遇呀！

我時常如是想：妳現在的生活方式，是一部很複雜的劇。在劇情裏，你發揮着母子的愛，夫婦的愛，更在惡劣的社會上，曲折的爭扎着——妳主演的很淋漓動人哪！這是一部內容很充實的劇本，開場是悲的場面，但我希望收場是喜的場面。劇終是喜？是悲？那單看妳的穿插和表演的技巧如何以爲斷了。是否？再談。

祝勇敢

宏普，四月八日寫。

汝恒知己：送東西要少送暈賦的，素淡的不但價值便宜，并且少得病。



每次送來的食品太多，這一個狹小的房間如同一個鳥籠子，食品和器皿堆的滿滿的，簡直像一個飲食店；衣服也堆積的不少，又像一個估衣舖。請少送，足衣足食可也。

祝平安

宏普於四月，十四日。

汝恒知己：關於教育孩子們的要點，我願意參加一點意見，希望妳開始注意：假如孩子們願革命的話，你要清楚的指示他們，革命是意志，是犧牲，不是自私，也不是懦弱；他們若不是這樣的性格，就清楚的指示他們，作一個辛勤誠樸的工人或農人，除了商人，無論那一行都好，只要是實在的，不騙人的！

再談。祝努力

宏普，五，五日。

汝恒知己：一件事，正確的判斷清楚，就果敢的實行，這種精神是必要的。

用妳的思想設計一下，如何的愛我，才是真正的愛我，才能使我得着實在的援助。妳對我的愛太激烈了吧？妳爲了愛我，都抱着犧牲的精神，只要妳達到愛我的目的，多苦妳也必要作的。這種愛極容易摧殘了自己，又容易毀壞了自己的所愛者！

我也在赤誠的愛着我的妻，絕對不會叫我的所愛者失望的。所以我在努力的愛着自己，注意着自己。

偉大的愛情是含有深遠意義的。時局是超非常了，我想愛情也應該是超非常的。

起居飲食注意！

敬祝健關

宏普，五，九日。

汝恆知己：妳不要被感情利用着，理智一點吧！應該放大妳的視野，爲多數人而奮鬥而活着；妳要知道，一個女人僅有夫婦之愛，算不了什麼，女人最高的榮耀，是撫育第二代的國民，延續人類有用的文明。

妳必須想了又想，研究了又研究，妳應該怎樣盡心，應該怎樣設法，才不致使孩子們因了缺乏營養，而作了貧血的犧牲。這是值得注意的！

忍耐的等待着！

祝健康

宏普，八，十五日。

汝恆知己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！」這是一句很好的話，應該作爲我們的座右銘。千萬不要有一點不高興的念頭，而沮喪了自己生活前進的決意。

用不着溫習這個傷風的事件吧！我們應該從這個苛酷的試驗裏強調亢進的能力，和煉成不屈不撓的精神。

我在這個苛酷的試煉裏學得了許多前進的方向，同時我的心魂也因此而凝結的如鐵了。

妳因受了這事件折磨的影響，想一定也給與妳許多的新啓發，和許多的新構想吧？若是這新啓發

新構想使妳對於孩子，丈夫，家庭，社會，另有新的貢獻，這不都是這件事的惠賜嗎？已是十個月了，其間妳的痛苦，一面跳動着生活，一面看護着孩子，又一面照顧着丈夫，其痛苦的難堪，遠在我想像之外，但這痛苦也貢獻了妳不少的生活經驗，和生活參考的資料。那麼，這也不算是得不償失了。

這樣的痛苦，也許再延長一些時日，也未可知。不過所謂延長也是短期間的延長而已。因為我的事件，正如同現在的時局情形一樣，已突入了最後決戰的階段——結束在邇了。

妳要懷抱着愉快的心情，冷靜沉着，堅忍不拔，征服所遇的阻碍，使後方固如磐石！相見不遠了。

祝妳振發奮鬥的精神

宏普，八，十九日。

汝恒知己：在不論什麼樣的場面，妳不要忘了：鎮靜，周密。謹慎。

我希望妳個人日日努力於強化下面的修練：

- 一、體格鍛鍊。
  - 二、謙恭涵養。
  - 三、知識增進。
  - 四、互助愛人。
  - 五、親切和藹。
  - 六、善教子女。
- 祝好

宏普，九，五日。

汝恒知己：監獄的滋味，彷彿人們日常吃葱的滋味相等，含有點辣味而已。

印度的甘地先生屢次下獄，去年入獄還有絕食的花樣，依然無恙。又在最近的廢報紙上，見揭載着甘地先生要求印度總督再把他下獄的消息，他老先生過慣了監獄生活，大概有了坐獄的癖了吧？

監獄是不會把一個稍略有些志向的人怎樣的，監獄不僅是懲罰，另外尚有許多教養的恩澤。

這方面不用妳分神，某時的變化，我都能應付。妳應該取一種旁觀者的立場，靜觀演變。各方的誹難，要置之不理，事實勝於辯論，並且有限度的容讓是要有的。

凡事總要有決心，因爲在決心之前，是沒有難關存在的。

祝健闘

宏普，九，十日。

汝恒知己：我由紅樓轉監到左方的圓樓裏來，是去年九月下旬的事。

一直到現在，這麼長的時間，妳一定會有個捉摸不清的感覺，妳一定時時注念着我吧？

這方面勤務很忙碌，所以衣食的獲得也很豐美。

我什麼也不需要，所需要的就是時間。

我曾經知道妳來看我的消息，最近又有人告訴我說妳又來了。妳不必常來，安心教育孩子們吧，那是妳的高尙的職業和高尙的義務。

我曾說過的，這方面是禁止送東西來的，妳送來的東西都撞了木鐘。

最好是別往返徒勞了。假如再來的時候，妳可以直接到圓樓的東側門來要求見我是可以的。但必須在六點鐘以後，也就是日本人下班以後。

這封信是託一位被釋的難友轉寄妳的。

祝放心

妳的知己宏普寫於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。

汝恒知己：我是很好的，可能範圍內一定多寫信通告實況。

我已有了工作，工作報酬，頗能自足自給，吃食倒也用不着妳顧及我。現在生活很複雜，這是極難處理的，須用縝密的心思，調整生活的設計。再談。

祝妳平康

宏普，五，二十三日。

汝恒知己：這裏我很適意，什麼也不缺少，安心爲要。我的訓練不久即要結束，那時我們再共謀前進之道。

一切都很好，一切都自知謹慎，勿念才好。

好好的負起妳應負的責任來，克服一切！

祝妳平安

宏普，六，十九日。

汝恒知己：閱報知道時局已到了某種程度，此後不要看我來，注意理智，爲要！

宏普於六，二十一日。

汝恒知己：現在飛機頻頻的訪問每個都市，妳也頻頻的來訪問我。我覺得妳訪問我比飛機訪問我

還難過呢。

今後交通要衢，必遭破壞，望勿再來，致招危險！

這二年的嚴重教訓，我們千萬不要忘記，我們要珍重過去我們努力奮鬥的成績。當我們這個教訓沒有獲得美滿答覆之前，妳要慎重，我不歡喜妳在這個紛擾錯綜的事態中自尋不幸。

事情馬上就出頭了，但仍在一髮千鈞之際，妳不要來了，妳容我的頭腦靜一靜，同時妳也靜一靜。日本人正是心情不順的時候，妳的行動不要再作任何的刺激，不要亂動了。

再說又有消息把犯人疎開到各地去，傳說是躲避空襲，保護犯人。其實也許恐怕犯人趁機生事，所以犯人疎開不是沒有理由的。但何時疎開？我疎開到那裏去？依然是個迷。

妳昨天來，我立刻就知道了。我今天拜託徐祥先生給妳帶出這個信去，妳立刻離開這個不太妥善的都市！

妳的知己宏普。六月，二十五日。

## 覆函

宏普兄：八號的信讀過了，我們非常的快樂！放心多了。

帶着孩子們來回的過扶餘那道江，既麻煩又不便。再說一趟一趟的火車錢也不經濟。天氣又冷，孩子們凍的怪可憐的。有多少人都說監獄裏頭吃不飽，不送東西又怕你餓壞了。日新大旅社暫借給一間房子住，經理又是至親，也有個照顧，想你不會不同意的？下禮拜就搬來。

孩子們都好，外邊的事不要惦記着，外邊無論多麼困難，也比裏邊容易掙扎……。

祝心寬量大

汝恒於三二年，十二月，十二日謹覆。

宏普兄：信內所囑咐的全辦到了。

每次送進去的東西和拿出來的東西檢查的很嚴，若是日本看守的班更檢查的仔細。當我親眼看着檢查我們的東西的時候，我非常的忐忑不安，真是握着滿把的汗！上一次日本看守把小鍋蓋端詳了一陣，我心裏突突開了！我提議以後再通信，不要寫「覆信」，誰的信檢查出來，誰就負第一次寫信的責任。要緊！要緊！

汝恒，十二，十五日寫。

宏普兄：我願冒險的給你這封信，就是關於你給近衛首相的那封信，警察廳若要就給他們，我主張你坦白，這篇文章我保存着。我對於你的東西，真是有點愛其人而兼重其物。

汝恒於十二，二十七日。

宏普兄：案子本來是很簡單的，我已經警告叩鳴的家裏可少和特務科說些沒用的話。這個案子我相信若僅你自己一定不會這樣的嚴重？

不管事情長短，但盼善爲應付，是幸！

祝健鬥

汝恒寫於三十三年，一月，六日。

宏普兄：你的內衣爲什麼壞的這麼零碎，是不是受刑了？我想警察廳總要打犯人的！

汝恒謹寫。一，八日。

宏普兄：外邊的事情，包括家務和孩子，我負責任作到不使你掛念的地步。

汝恒於四月五日。

宏普兄：我並不願意過四六排偶的生活，生活有一點曲折，也有意思。人生像一個劇本，是悲劇是喜劇不必管它，主要的還是注意劇的內容吧？

汝恒於四月十日。

宏普兄：柴米油鹽是女人的事情，我都有全盤籌劃，你不要關心，好好的打官司就行了。

汝恒於四月二十日寫。

宏普兄：在外面我曾聽你談過英國婦女的生活態度，我覺得那樣生活態度是偉大的，我現在就根據這樣的態度作人。因此，我不歡喜一個男人對於女人，不大的一點事情也要出謀劃策，惟恐怕作不好，甚至願意越俎代庖。在一方面去講，固然對於女人算是一種體貼入微，但在另一方面去講，把女人看得也太渺小無能了。這簡直是一種污辱！是不是呢？

汝恒寫於五，七日。

宏普兄：自從你跑了以後，裏邊禁止送東西，裏外消息斷絕，當時很焦急的；幸喜你的女難友張小姐偷偷告訴我說你好，還偷偷遞給一個紙包，始悉你逃獄的原委。又過了些日子才知道你轉了監，也不知道轉到那裏去，又惦念又苦悶！因爲不能送東西，就回錦州住了。隔些日子也常來新京打聽消



息，有人說你轉到司法留置場，但也不確切。後來雖然也託到司法留置場一個姓吳的看守，說是給查問查問，還送了一些禮物。可巧這位吳看守得傷寒病了，一倒就是六七個月。算來日期真是太長了，我們對你有種種的臆測，掛念極了！前幾天由你的難友轉寄來你的信，才詳細你的情況。同時馬上到新京來，已見着徐祥先生了。知道你在裏面很隨便的，我安心愉快多了。

除拜託徐先生把這封信面交你，還帶去內衣兩件，最近報紙一捲。孩子們都健康，生活嘉琦大哥很援助的，一切全無問題，均盼勿念！住幾天就回去，因為孩子們沒有帶來。

靜靜的等待吧！

汝恒寫於新京。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。

宏普兄：明天就回去了。我放在徐先生處一百塊錢，用就和徐先生說。再談。

汝恒於五，十八日。

宏普兄：徐先生帶出來的信我看過了，我們談得很久。今天晚車就回去，你所囑咐的，我想和某先生說，定無問題。慎重！慎重！以後不再來了，將來見面再談。

汝恒於六月二十七日。

## 初版後記

八一五光復出獄之後，有幾個朋友要出版這本「地獄」，並且他們把在長春的一部分稿子還組成二十餘塊版頁。但因原稿妻子沒有收藏在一個地方，一時稿子沒有蒐集在一起，後來交通又漸爲梗塞，這件工作就拖延下去了。

那時我似乎要想作點什麼，對於這本書的關心，也就更模糊了。驀地，我便和一羣青年朋友們在遼遠的地方，幹了許多傻子應幹的勾當，吃了許多傻子應吃的辛苦……結果，不但功過不能相等，還背了一口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」的黑鍋！對此，我不想說什麼話，因爲只有無言或可以代表我的最高意識。

我這樣不清不白的過了一年的歲月，這本「地獄」也就不清不白的判了一年的徒刑。辜負了朋友們對這本書的關心和期待。

不過在這一年之中，我親眼看見光復後的事事物物。這些事事物物完全是一種卑鄙的享樂主義；貪污，驕縱，酗酒，淫佚等等。九一八的成因，就是這種因素造成的，中國光復，這種因素也隨着光復了。

這本書裏面所陳述的悲慘，就是九一八的悲慘。第一個九一八方始結束，第二個九一八的面目又要露臉了！

我說的這不是警句，我說的這是「種瓜得瓜」的道理。我希望把十三年的淪陷教訓回憶一下：法

西斯監獄裏邊的嚴刑拷問，礦坑裏邊的牛馬勞役，萬人坑裏邊的狗餐人屍！

「好了瘡疤忘了痛！」這是國人的性情。我盼望地獄這本書，使讀者閱了，能够對九一八的浩劫，引起一些痛定思痛的意思來。

事隔一年，現在到底是付印了。我也有點感想：若在一一年以前，天照大神的牌子還有靈氣的時候，別說印這麼是非的書籍，就是不小心說一句錯話，也要處你不敬的罪過呢！於是，我想自己的國家無論怎樣的破碎，畢竟是可以自由的說話了。

在監獄裏偷着寫東西，字句是顧不得整齊不整齊，所以書裏的字句生硬的地方在所難免，請讀者諒之。

現在我還有一個聲明：我本打算把我給日本首席戰犯近衛首相的信，和我的黃樓日記，還有妻子給我的信，均一併納入付印。但是失望的，因交通阻礙仍是蒐集不到一起。假如下次或能再版的時候，一定可以全部付印了。特此謹告。

以上的文字，就算是本書的後記吧。

三十五年，七月，二十二日。

## 再版後記

下面的話，是想在再版後記裏說的：

我和祖國見面已三年多的光景了。其間，我沒有度過一天輕鬆恬適的生活，我每天都是被痛苦擺弄着；在精神方面，我看不慣這些個邊疆大吏們在悲劇裏面作生意；在物質方面，我總是被飢寒交迫

着。旁的勿論，勝利以來，只搬家一事就有十次之多。談到搬家，今年三月間這次要算最慘！因為這次是空中飛的，這一飛不要緊，我的最貴重的財產——書籍，連一本也沒有帶來，妻子的破瓶子和舊罐子也拋棄了。我用不着共產黨清算，自己把自己就清算了。現在我們看一看這個動蕩的局勢：烽火遍地，哀鴻匯集，人們的心裏除了懷着恐怖無依而外，還有實際生活的高壓也使人喘不過氣來。擺在我們面前的，都是不可預期而又可怕的暗影！今天我才恍然大悟，「八一七」這天，日本人並沒有釋放我，我感覺好像仍然是一種「轉監」的性質，是由一個監獄又引渡到另一個監獄來罷了！但我並不失意和絕望，我仍然以最大的勇氣接受這個試煉，直頂到這個監獄坍塌時為止。

第一次出版這本書的時候，叩鳴知己就建議我應該在序裏面或者跋裏面，對於徐祥和陳恕兩位深明大義的看守，用文字特別表明一下。我覺得對他們的感謝，幾句話是不夠的。我計劃寫一篇獄中回憶錄，不但是徐祥和陳恕兩位而已，母親因我勞碌的一直在病着，還有妻子爲我的英雄活動，我都要一一的詳盡的加以敘述。

在初版後記裏，我說再版的時候，把致近衛首相的信，黃樓日記，妻子給我的信，一定可以全部付印。這次再版總算是言而有信了。

三十七年，十一月，二十三日，於北平。

# 「地獄」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再版

實價：

著作者 李 紅 蒲

出版者 北平大成印書社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國家圖書館



002486635

